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二二年二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22

《一个人走動的聲音》・2015年 ／ 馬莉

- 散文詩專頁
- 保羅・策蘭詩作新譯
- 有主題變奏

188

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陳銘華主編

目　錄

No.188

目　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少　況　連州　3
夢楚原　八月記事、七月的記念　3
陳聯松　疫情讓世界按下暫停鍵，…… 3
秋　原　大疫演義　4
方壯霆　西雅圖、不眠之夜　4
許露麟　故事　5
任敬偉　白熾燈　5
阿　薇　礦工的鏡像　5
袁國奇　冬天的雨　5
陳銘華　粉梯、粉腸、Filibuster　6
杜文輝　大雪、鴨問、公交　6
張玉泉　夜晚的沉靜、時光的傷口　6

詩創作

王家新　旁注之詩，2021　7
世　賓　肉體　7
杜風人　身不由己　三首 7
向　明　入神十四行　三首　8
仲　秋　鶯歌　8
楊河山　超級月亮　三首　8
桑　克　解放者、計算器　9
徐澄泉　暴雨如期而至　9
方　明　中年心情　9
張　耳　偽鈔屬於最簡陋　10
輕　鳴　無 Lǐ、大講堂、想入 fēifēi　10
應風雁　潮　10
嚴　力　以往、詞　11
陳韶華　九月鷹飛、又寫黃鸝　11
蘇　楷　懸而未決　11
羅馬蘭　三句半、抒情史　12
梁　楓　旗幟與讚歌　12
陳映霞　乾一杯　12
馬　莉　風吹燈亮、通感、羞澀　13
陳葆珍　聖誕卡　13
陳華美　蒲公英、有你的地方有條河　13
林煥彰　我小的時候、農人種地　14
達　文　在人間、囚、晨曲　14
彭國全　雨　14
伊　沙　化石　四首　15
俞昌雄　那片池塘　二首　15
林忠成　小妖、小湖泊　15
張　聯　因為我們是鄰居　二首　16
申　初　絕望之後　16
秋　子　從一個主義還回一個主義　16
冬　夢　我習慣將歲月藏在鏡子裡　17
林　啟　綠、畫筆　17
長　篙　我們尋找日落的成份　三首　17
古　松　感化官報告、初冬·高院　18
于　中　掛曆　18
王　勇　屈原過端午　18
項美靜　長衫　二首　19
饒　蕾　聖地亞哥　19
夏　露　北京凌晨四點的雨　19
逸　雲　大雁塔的傾斜　二首　20
圖　雅　雕刻師、殘餘的雪　20
夏　子　歲末煙火　20
王性初　季節一敗塗地　二首　21
北　浪　抗疫帖　21
左　右　裂縫　21
洪君植　人間世　22
高潤清　森林裡的敲門聲　二首　22
徐夢陽　拼湊的面容　22
李國七　草木、枯萎　23
心　水　花魂　23
徐金秋　我是我自己的、與植物談一談 23
蘇　拉　夜曲、夜舌、永夜；倏逝的對稱 24
琉　璃　失眠　24
姜梅花　遇、刺梅、反省　24
老　哈　沙丘、冰湖　25
耘　乙　新樂府人物　25
水　央　鵲橋會、中秋夜、萬聖節　26
思　鄉　春眠不覺曉　26
唐宇佳　站在大陸與大海之間　26
魏鵬展　帶刺的玫瑰、筆尖留痕，無色 27

譯詩

王家新　保羅·策蘭詩作新譯　27
戴　玨　格呂克（Louise Glück）的詩　28
蘇　拉　Mark Strand 詩選譯　29
Angel. XJ　譯詩三首　30
岩　子　人之心／D. H. Lawrence
　附：朱良〈人心，讓我望而卻步……〉 31

評介

林明理　非馬抒情詩的審美體驗　31
伊　沙　有主題變奏　33
劉耀中　保羅·策蘭　34

詩　訊　封底裡

顧問

非　馬（芝加哥）
鄭愁予（康　州）
葉維廉（加　州）
張　錯（洛杉磯）
羅　青（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　夢（香　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謝　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　灣）
余問耕（越　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吳懷楚（丹　佛）
陳聯松（北　加）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通訊處：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E-mail : nworldedit@hotmail.com
網址：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散文詩專頁

■少況

連　州

“柏林很迷人！”她側過臉去，有點贅肉的面頰因蒼白顯得微胖。

“可不是？博物館島，施普雷河，頹廢的夜——”我特意壓低聲音。十二月，粵北已有涼意，天色尚未透徹，像正調焦的鏡頭。我和她隔著一層已知卻未知的遺憾。

“抱歉，我是指以賽亞。他比羅素還迷人。”她好像在說兩位鄰居。剝落的牆體，三角梅。我腦子裡迅速回放她上次的發言。

我是她父親的學生，貪戀一口小酒和時光不經意地從字面上滑落。我的二手經驗都來自於文化館下午空空蕩蕩的閱讀。

“你遊記讀多了。有些書，像某些照片，永遠不會有皺紋。多麼可怕啊！你看，那個北佬蹲都蹲不下去！何必呢？”我和她一年見兩三次面，而且都是路上不期而遇。我老師退休後，去東山路跟師傅學習修錶。“你知道‘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說的是什麼？不是無力感嘆，是老而彌堅。”他已經修壞了好幾塊錶，我的表弟，也是我老師的師傅，每次喝酒，都讓我賠償他的損失。

2021 年寄自南京

■夢楚原

八月記事

山姆大叔匆忙撤軍後第九天，喀布爾沒有戰火。熒屏被塔利班佔領。總統丟下宮殿，丟下他的國民，乘車去了他國。一夜之間，阿富汗變天。黎明時分的女子，戴上黑色的面紗。世界，便一下子黑了下來

接著，諾亞方舟飛上天，有人從空中自由落體……

七月的記念

妞妞，有人說走就走了，而你，卻連說都沒說。我想疊幾行文字為你立個碑，好讓健忘的人類，有人能夠記住二十歲的你；記住五號地鐵車廂，水位越漲越高；記住你的鼻尖，在那裡告別最後一絲氧氣

雨停了，太陽鑽出雲縫，悲傷同積水一起抽乾。妞妞，地球上，又一切如故，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有晚上，有早晨”。只是，你爸爸單車的後座上永遠沒有了你……

2021 年寄自新澤西

■陳聯松

疫情讓世界按下暫停鍵，詩不能一口氣讀完

——兼答詩友之疑

這是一首實驗性寫作。一個夢境。

刻意強化的標點符號不只是暗示，是強制的 STOP Sign。反反覆覆出現的“空”字，不只是時間維度的虛度，也是空間上觸手可及的留白。

教堂無人，成了風的居所。真實與虛幻融為一體，空空的椅子上彷彿依然有坐滿的信徒，真實的夕陽之霞光彷彿來自遙遠的幻象。祈禱時有發生，而應允遙不可及；頌讚彷彿無法抵達天庭，只在內心回響。

生生不息，從未停止。小孩哭的理由和世界哭的理由一樣，單純而直接。烏鴉一來，彷彿那一聲寓言式的空鳴，把眼前的、腦後的、夢見的和夢醒的，都歸於無聲虛有。

驗證了經上的話“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For the creature was made subject to vanity, not willingly, but by reason of him who hath subjected the same in hope.”）Romans 8:20, King James Bible

嘗試不一樣的寫作方式，就像試穿不一樣的衣裳，合身舒服最重要。至於看官，只有自己試一試才知道，什麼是合你身的。

10/28/2021 晨加州北灣

■秋原

大疫演義

兵不厭詐

動物中，有些也像人一樣會使詐。狼會披著羊皮騙羊。狐狸會假虎威。鱷魚一動不動裝成浮木。兔子好比蓄養情婦的貪官，國內國外有好幾個洞窟。最厲害的莫過於蜘蛛了，要嘛就讓你掉進網裡，要嘛就讓你爽一爽然後把你吃掉。

很多人也像動物，偷呃拐騙，你虞我詐已等同第二本能，不足為奇。更想不到新冠肺炎病毒也（不遜於人類和動物）裝成蛋白質的樣子欺騙細胞，入侵人體。自從在武漢爆發以至眼前全球淪陷，COVID 19 已經變異了好幾十種。人類千方百計對抗病毒，封國封城，隔離消毒，什麼口罩疫苗……十八般武器統統派上陣來。而病毒大軍只須假裝把攻勢緩和一下，無知的人類便以為已經反敗為勝，急不及待的開市開店，吃喝玩樂，目標完全暴露。病毒隨即奇兵突出，號稱刁他（Delta）、號稱哦我的天（Omicron）……等變種大軍，連疫苗抗體也攻破，把人類打得落花流水，鬼哭神號。全球中標人數瞬間以億計。人類當然拼命反抗，什麼第三加強劑、第四加強劑，什麼口服疫苗統統上陣。殊不知，世上只要還有人有疫苗不打，還有人要打可沒疫苗，兵不厭詐的新冠肺炎病毒肯定還會繼續放出一支又一支號稱什麼愛打、喜打，什麼哦我的地，哦我的娘……等變種大軍到處肆虐！

玩失蹤

人到了某個年齡，親友之中有時候總有人會忽然不見，一問之下，原來病倒，掛了。人生本來如此，無話可說。

可是除了身不由己，自動失蹤的人以外，老友之中確實有一些愛玩失蹤。他們偶爾跟你通了一兩個電話後，便神龍見首不見尾，一直見不到人。這種情形，在疫情前早已出現，當時究其原因，或許不外兩個：其一是患了妻管嚴。家裡那隻母的只要張牙舞爪，公的想要呼吸自由的空氣，簡直是與虎謀皮。其二，有人身體的確出了狀況：有可能是化療啦、掉頭髮啦、掉牙齒啦、要坐輪椅或者躺在床上見不了人等等……。

自疫情以來，玩失蹤的老友更與日俱增。除了宅在家裡不食外面煙火以外，也許就是中標、隔離，也許沒有心情講電話和微信?!

由於擔心，我打電話和微信給幾個碩果僅存的老友，居然一個都沒有回應。直到昨天深夜，其中一個也許被我搞得不耐煩，終於傳來短訊說：“疫情期間，為了安全起見，請勿通電話。因為有人（不是我老婆）說：在電話中講話，容易感染病毒。至於微信、簡訊，因為視力不好，也作罷算了！”

有種沒種

有很多人不願意接種疫苗，甚至告到最高官府去。據說個中大有文章。除了健康、宗教和人權等理由以外，最大原因是不相信新冠肺炎會死人，充其量只像流感一般，用不著大驚小怪。

拒絕接種的另一個原因大多是不相信疫苗，也擔心疫苗的副作用，重則有可能一命嗚呼，輕則有可能留下各種後遺症。其實，歸根結底只是一個字: 怕！

如今哦我的天變種大軍肆虐全球，幾乎無人倖免。而結果顯示。有接種的人，由於有抗體，儘管中標，有的毫無症狀，有的只出現感冒般的輕症。相反的，沒種的人，一旦中標，輕者大多是重症，重者便一上天堂，毋得食雞！據說沒種的人一旦染毒害病，就算大難不死，卻難免有後遺症。而新冠肺炎的後遺症千奇百怪……上至頭腦不清，下至是非根縮小一吋，而且還原無望成了東方不敗，問你怕未?!

加利福尼亞・大疫三年

■方壯霆

西雅圖

不是說咖啡可以提神醒腦嗎，何以百分之六十的市民喝完咖啡，仍需服用抗憂鬱症藥物過日子

我猜想，這不僅僅是陰多於晴的效應；而沒完沒了的新冠疫情，和舉目可見的流浪漢，絕對是火上添油。更可能的是，人心比天氣更為複雜多變且脆弱，連星巴克也救不了

2021 年 10 月 13 日

*西雅圖是星巴克的發源地。

不眠之夜

在西雅圖，初冬之時節

浦吉海灣，細雨裡吹著微微刺骨的寒風，厚雲中偶爾射出淡淡的陽光；這一冷一熱，是西雅圖人憂鬱症特有的微妙複雜情緒，且傳染性極強。此夜，我輾轉反側於如煙的往事

2021 年 10 月 14 日西雅圖

■許露麟

故　事

時間在此又跟我一起失眠遙望夜空散滿星星不停眨眼媚笑還有許多夢涼灑在彎彎如刀的月上已不小心在洗滌扭乾中被扭曲得遍體都是傷痕的我總是揪心要把還沒有結局的故事都忘掉如那一顆恆是懸吊在眼眶一角顫抖很久的淚珠渴望沿著滿臉歲月鏤雕的紋路滾落到大地而消失的我卻又痴痴地在手機一頁一頁重新翻轉那已故之事像想與充滿慾望的女體蛇般地再次纏綿成四面焰火藕絲不斷焚燒不熄地非把快變為焦土的廢墟燒出城堡的我驟然想起還有一則信息猶未閱讀之後是否該回覆一首看完後就永遠睡不著的詩來和我對坐對峙的我又自責又內疚也許該再死去一回似以往久久地不要再拖累時間以及時常被我踹下床的棉被依然暖暖緊緊裹住我在冬夜裡大街小巷我看到許多走失的落魄靈魂都在匆促顫抖中尋找回家的路在路燈下散落的媚笑依舊颼颼於冷風熱潮間我開始埋怨此處為何只會飄落細細的雨絲而不是白皚皚的雪花茫茫掩沒所有不悅的故事凝結為一座晶瑩剔透一塵不沾冷冰冰的墳讓我追憶而無能再翻轉它

2012. 5. 於岷

■任敬偉

白熾燈

透明的肉體，分明是你一眼洞穿的心臟。
它一心向善，靜靜地播撒光亮，也給撲飛的蛾貢獻光明。
當仰視頭上的燈泡，再端詳一下自己：不僅是高度上的落差，道貌岸然的我，卻私下為一斤雞毛二兩蒜皮，差點拼上生命。
那些年，斷裂的白熾燈泡鎢絲，接上後仍然通電發光。就像斷了腿的陳老師，打著石膏，在床上躺著給學生上課，孤身支撐起一所學校，為全村亮上一盞明燈。
老家的電燈泡，總感覺還在頭頂懸著，像一口警鐘，用極大的無聲，敲醒靈魂。

2022 年寄自貴州

■阿薇

礦工的鏡像

用一盞礦燈，掃視亙古留下的謎團，然後借一首叫作《石炭魂》的詩，打開地下層層枷鎖。在地表深處，千尺井下，我終於可以佇立成一棵古生代的樹，不再另類，與一鼎煤壁深情對視。

像一部厚厚的書，拂去歷史的塵封，釋放出內裡的熠熠光芒。我知道那是遠古生物的遺骸，是不可再生的碳化化石礦物，更是一團沉默耀動的火焰。她正等待著人們用智慧去開鑿、用科技去提升，然後與這個世界親切握手。

沉默，便是不言不語，和不善言語的礦工們一樣。只有汗水在墨色上流淌，一顆心在懷裡耀動，然後衝出一條小溪，一條江河，有浪花在煤海中飛出歡笑。

亮晶晶的煤炭，應該是礦工唯一的鏡像。同樣的性格，同樣的品質，便會同樣地燃燒。同樣為這個世界送去溫暖，還有光與熱。

2022 年寄自吉林

■袁國奇

冬天的雨

若一片飄飛的羽毛，輕柔的腳步，無處安放。

在原野，也在屋脊上，凝望無鳥的天空，為一條苟延殘喘的河流惋惜。

風，是唯一能見證身世的信物。或為霜，或為雪，或化身為詩，隱居於竹簡。無需歸宗認祖，也無需把名諱寫進族譜。從一身的清亮，以及內涵與外延，便可窺見骨子裡隱藏著的高貴。

上善若水，厚德載物。

來，無聲。去，無蹤。冷冷的，寂寂的，行走在山前、曠野，也行走在寺廟高高翹起的檐角上，靜心聽佛。以內心的悲喜、清幽、風雅，洇染樹木、草地，甚至一條即將乾涸的河流。讓一葉紅楓身子裡的水與火交融，讓一朵菊花安然綻放，也讓一粒豌豆種子，觸摸到了晶瑩裡的馨香。

隱隱約約的，清絕無比。那清逸的雨點喲！是一朵優曇婆羅花，以佛的名義，在喊出最後的涅槃後，化成一片雪花。

站在梅樹的枝頭，捧起點點腥紅，饋贈於歲月。

那一刻，我彷彿聽到雪花深處，有泉水吟唱的聲音，或許那是冬天的雨在歌唱。

2022 年寄自紹興

■陳銘華

粉　梯

一排柔軟地躺著的肋骨站起來了，一襲晦澀的紅裙踩上去，彷彿正中心臟

我莫名其妙地喊了一聲“痛”

2021 年 10 月 5 日

粉　腸

粵式腸粉皮薄而滑，餡有蝦、牛、叉燒、木耳、冬菇、蔥油等等，除一種裹著油炸鬼曰“炸雨”的裝硬外，大概皆可歸入柔腸之類。“柔腸一寸愁千縷”，百轉之後居然便成了用來獨立思考的

粉腸，加蛋散！莫非我們都是吃愁不識愁滋味的饕餮過客

2021 年 12 月 2 日

Filibuster*

“大人們好！大人們好！”大人們有時鴨有時雞有時雞鴨同欄有時男女同體……雞同鴨講做鴨先做雞，鴨同雞講做雞先做鴨

雞同鴨講鴨同雞講雞同鴨講鴨同雞講雞同鴨講鴨同雞講一個議案跟著一個議案跟著一個議案跟著一個議案……一年就如此這般過去了

2021 年 12 月 8 日

*參議院以冗長發言來阻撓議案表決的方法，有中媒譯為“費力把事拖”。

■杜文輝

大　雪

約一個虛擬的人出來，散步。

他的替身正在說話、做飯、爭吵，正在論斤談兩、算賬、談情說愛、扯鋸，發高燒或者發癢。

我們沒有說話，沒有說到替身。只是散步，肩並著肩，竟那麼相似。逐漸取下帽子、口罩、銳角。

我們轉了一個大圈，回來，身上都落滿梅花。分開，又各自回去。

鴨　問

不問到哪裡去。只問從哪裡來，在這兒已有多久？為什麼要戲水？

為什麼不去高高的樹林？不去廟堂的高樑、華麗的籠子、暖崖？不去熱鬧的地方、鳥成群的地方、衣食無憂的地方？為什麼不去滑翔？

柔軟的翅膀，怎樣劃破石頭、冬天和冰霜？

鼓圓的胸脯一直泡在水裡，怎樣除去體內的濕氣？

公　交

我們被擠，也擠著別人。在能插足的地方插下足，全身帶著小刀子，又帶著羽毛。

我們晃蕩，前俯後仰，假裝正經、克制、碰觸、摩擦、誇張、佔便宜、揩油。

我們和陌生人抱得那麼緊，喜歡，或者厭惡，很快，到了下車時間。

2022 年寄自甘肅

■張玉泉

夜晚的沉靜

沒有任何有生命的物體逗留在街道上，擁擠過後就是寂靜，繁華之後必成落寞。

我是一個逆行者，身邊已經沒有微風和頌歌。我是一個寂寞者，穿行在茫茫的宇宙。

人類何其孤獨，卻難以更改自己的命運，在觀望中等待生命的終結。

每一個人都將找到自己命運的歸宿，無論曠野多麼安靜，終將有你一席之地。

終將有你燃燒後的灰燼，化為虛無。或許，值得銘刻在心的，曾經是你懷著無限的愛意，卻找不到綻放的花蕾。

時光的傷口

難以破壞的節奏，盤旋與行進是萬物的蹤跡。每一次徘徊的時刻都將成為時間的衍生。無論等待還是進發，都將回到最初的原點。

萬物皆有歸宿。我們都將在睡夢中覺醒。或許是一場堅守的錯過，絲毫沒有更多的意外，沒有被超越，沒有被改寫，沒有化蝶般的重生。而是在被時光的利刃殘忍地收割，而傷口都如此的雷同。

我們在堅守時光的堅硬。所有的情感都被遙遠的經緯塵封。相守的是血液中的溫度，在漂浮的夜色中打撈碎裂的心跳。或許頭頂的樹影都是你心頭的錯覺，等待的、期盼的只是虛無的泡影。我們伸出的雙手早已被風雨鏤空，擁抱成為沉澱在燈火處的空中樓閣。

2022 年寄自北京

■王家新

旁注之詩，2021

2021 年的杜甫

當代的一些詩人，也就是些鸚鵡吧，
在爭啄那幾粒稻米。
而從我童年的那棵大樹上，
有鳳凰飛來。

布萊希特

“不要往牆上釘釘子”
——布萊希特如是說。
可是我們已往牆上釘了那麼多，
除了一些黑洞
什麼也沒有掛上。

弗美爾的小女孩

弗美爾的小女孩，有那麼多詩人
讚美你耳垂下的那顆珍珠，
但對我來說，它的美，
它所凝聚的光和
重量，其實是一顆淚珠。

鱷魚街

還沒有打開讀舒爾茨的《鱷魚街》，
我就已看到那雙酒盅似的
裝睡的眼睛了。
好在這裡陽光美好，街道整潔，市面正常營業，
除了有幾家車庫的遙控門
還一直關著。

重讀《古拉格群島》

鐵蒺藜、編號、高音喇叭、探照燈……
多年前讀《古拉格群島》，
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些囚犯逃跑的故事。
似乎索爾仁尼琴寫下這些，
就是為了讓我們逃跑。
現在我們還跑嗎？還在跑。
現在我們還跑嗎？不跑了。

2022 年寄自紐約

■世賓

肉　體

它們貌似結合得相當緊密
但一轉念，便已分道揚鑣

肉體自有自己的想法，黑暗中
它隨心所欲，在你看不見的地方
它是自己的君王，也充當自己的掘墓人
如果你摸到身上的開關
事實可能是肉體的漏洞
因為傲慢總是有條愚蠢的尾巴

在往日，肉體的地位更加顯赫
是它在發佈命令：起立
或臥倒；並且由它
與世界簽署和執行所有的契約
雖然有時它會力不從心
或者乾脆像一個無賴毀約
於自己的憤怒，或故意的遺忘

但這樣的時光總是有限
靈魂會回來，收回它的替身
努力修正它在世上犯下的錯誤
道歉，與肉體重新修訂契約
修復肉體放縱的漏洞
畢竟它們之間無法割捨

但如果死神光臨，那才是
——唯一的真理
它可以隨時剝奪它贈予的期許

2022 年寄自廣州

■杜風人

身不由己

逃離封鎖區　心靈
被放逐　一步一驚心
提心吊膽　始發現
真正的地球村　已無國界
無種族貧富
無黑白善惡
掏空心靈之後
睜眼　看見
地球已淪落在輪椅中

第三次大戰

將所有人殺人的武器
廢為烏有　只有用毒計
面對地球上最大的敵人
人類　連小孩婦女老人也不放過
戴口罩的上帝攤開雙手的
十字架　問道
這是怎麼樣的戰爭

存在主義

地球上已經沒有安全的地方
十面埋伏　我唯一的武器
是手上一張薄薄的口罩
也是我的避彈衣
不能消弭戰爭
只好另尋一條蹊徑
孤軍攻上孤獨嶺

2-1-2022

■向明

入神十四行

神思中
一首詩突兀地
自筆尖降落在空曠荒原
有如雷擊的沉重

真不知道
要如何跪接
匍伏再匍伏的收下
這荒蕪中降下的恩賜

我的菩薩
我的觀音大士
而今我們
全靠您如此無私的眷顧
即使微小如一粒粟米
也大大勝過空無

2021/8/18

詩的迷藏

早就有人在牢騷：
“眾裡尋它千百度！”
也一直有方家在浩嘆：
“千呼萬喚始出來！”
前世或今生搞這行業的
莫不為這勞什子幾行字
蝕骨消魂的在日夜苦難

最近我也聽到有抱怨
寫詩真像在捉迷藏
我都快榨乾成木乃伊了
大詩呵!
怎麼老躲著我？
不讓我卑微的刻舟求劍！

2021/9/30

■仲秋

鶯　歌

鳴聲源自坯土
窯燒後用以溫酒
　　或做玩賞

黃鶯飛落瓶身
一隻、兩隻、三隻……
忘卻出谷

我繞樑而至
滴咕滴咕餘音
裊裊何止三日

這是一座陶藝小鎮
茶具、酒杯、花瓶、器皿……
上釉後自成鄉土

2021/11/12 日台北

殘　存

汝早已非窈窕淑女
吾亦不再青青子衿
平常府第早已更名改姓
簷前飛燕改向豪宅進軍

說什麼轉型
道什麼正義
不過是一心一意惡學
當年掠奪成性紅小兵

公理竟成敝履
祖先竟成殖民
歷史不再
軀殼殘存

2021/10/3

■楊河山

紅月亮與藍色大江照耀之夜

在瓊琿。
夜裡十九點二十七分。
本以為是太陽，
卻突然發現這是一輪紅月亮。
於是我們奔跑，
一起融入這超級紅月亮與藍色大江照耀之夜。
浮冰從江上悠悠流過，
砰砰砰的撞擊聲，
大江亮如鍍銀。
（浮冰完全在中國一側）
太美了，有人發出驚呼。
好像在夢遊，幾乎是在天上。

我以一朵玫瑰抵抗時間的流逝

人最為脆弱，生命只是
瞬息，低頭還是少年，抬頭的時候才發現
已是老年。所有的過往已成追憶，
而明天——，並不值得期待。
雨中，翻閱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詩集，
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我微笑，不會哭泣，我以一朵玫瑰抵抗時
間的流逝。

超級月亮

因為房間的角度，我沒有辦法看見
超級月亮，但我仍然確信
它的存在。我在沒有月亮的地方感受月亮，
在第九中學、遠東財富大廈、
黑龍江省公安廳、藍天賓館與新巴黎大酒店
之間的夜空中，好像的確
比平時亮。亞麻廠職工宿舍的鐵皮樓頂
彷彿積了一層雪，好像一盞
八千萬克勒斯的聚光燈，就架設在那兒，
它把一切都照亮了。那些從前
根本不亮的，此刻也全部顯現出了清晰的
輪廓。

■桑克

解放者

比我大一百六十四歲，
如果穿越，就沒有障礙了。
這些並不重要。看照片你也不會喜歡
她的小波浪和大波浪。白襯衫和馬甲
不會妨礙什麼，甚至她本人叫阿芒蒂娜
還是叫喬治也都無所謂。
關鍵是她在某年成為另一個女人的
偶像與拒斥相愛多年男友的美妙理由。
自由與放縱的外貌彷彿雙胞胎。
當時與之後的旅程全都一筆帶過吧，
或者用一個奔馳中的列車窗外風景的
閃回鏡頭，
甚至是庸俗的樹葉由青而黃，顯示著
時間的偉大與無情。說說現在吧，
她嫁給一個副局長或者與此相似的
社會中堅。中產階級的日子普通而又
過得去。
她也許會在某天下午想起引導自己的女人
我行我素只存在於拒斥的時候，
也許也沒那麼肯定，只不過是情人般
的爭吵，
小小的不計後果的爭吵。

計算器

在計算器的內部，
看見的星空是怎樣的？
閃爍的部份是焊點還是別的？
問號的作用並非推卸責任，
句號也從未終結過什麼。
在計算器的內部，
計算出在單位的時間遠遠
多過在家的時間，不偷出來
二十分鐘讀書和寫詩那就
太他媽虧了。他解釋著
創新與可能性，而對哲學
則搖了搖獅子頭。在餐館裡，

■徐澄泉

暴雨如期而至

期待一場暴雨
期待一場恰到好處的暴雨
暴雨不得太大，不要太小
上帝澆灌的和平與正義
足以熄滅 40 度的火焰

西貢時刻，我期待的暴雨
如期而至
如注的暴雨，偏移到了阿富汗
塔利班的暴雨，一夜泛濫喀布爾

我將繼續淋漓著我的大汗
這一次，我淋漓的是冷汗

盯著它斑駁的表面也許能
想起之前的星際旅行；
如果盯著一頂帽子果真就會憶起
運動、飢餓或者老鼠？
我保持著寫東西的本事，
猶如一個上了年紀的女演員，
維持著不細看就看不出
問題的容貌。
他把帶著氣孔的計算器
借給一個平胸。是漆黑的眉毛
拯救了她的魅力。
辯論不是他擅長的，而辨析
她也不想探討。
在計算器的內部，
她還是有機會展示花白頭髮的
一個玄機，但她愛上了
只演綜藝的電視機，
她把裡面的部份藝人當做
噓寒問暖的家人。
在計算器的內部，
我只是一副戴了幾十年的
模糊的眼鏡。

■方明

中年心情

髣髴傳媒裡各類色光妖嬈的曲線
惹我在踽行張望的流動風景時
在門裡窗內孤煢遐想時
焚燃起來

此時　春是鏡子裡膨脹的貓
明顯對你凝注　尖嘶
且躁動震撼
這具逐漸寒傖的肉體

路過的歲月　只有
家是一簷乘涼的亭
讓你甜蜜的鬆弛與憨氣
拍擊無奈的情緒
儘管在外沿途玩弄的把戲
仍隱隱作痛

是否想補葺年輕時失修的憧憬
繁殖季節過後
仍在幻覺與真實裡雕塑
青春胴體致命的輪廓

電腦的蹂躪僅止於上網或魚貫郵件
靠著這種磨蹭的功夫
心虛保住飯碗
亦可將加速的脈搏游滯在色情
透明得令人麻痺的世界
或使乾涸的情愛從彼此匿名
讚賞的快感裡再次滋濕萌長

驀然驚覺妻兒的嘈聲
是一闋四季不歇的
蟬歌

2021 年寄自台北

■張耳

偽鈔屬於最簡陋

最革命的善意無趣。停工了
停工重複聯合邏輯前後
只喝雞尾酒不上床
行不行？肯定不性嗎？
你早上在網球場上狠狠跌了一跤
過去松枝堆積，四季海棠
滑落窗玻璃，肉粉花瓣團團錦簇
如何在兩腿中間（無償的）
無鈔的現在
拓寬最革命的部份？她問
肯定不行。（革命是有償的）

紅綢色調昂貴，預示著
淫水依然，下一步主義
的主義懂不懂並非
不重要。你覺得他賞心悅目嗎？
所有的雨點都落在陽光屋外。仙人掌
極簡主義的主義或者主義本體裡
開工的人工小哥，送貨自動艇
在山水中最最重要的
豁口進港。杜松子血瑪莉濃艷
血色變黑。我的紅色偽鈔

上一次就骨折了。生活如此
無公無母，裸唇裸手成了
最最重要的主義的主義——
！自主呼吸！
此刻有償自由在二月比在十月
更需要馬提尼出門登高，小丘陵
無山無水處看
失業的網球場上昂貴星球漫撒
白銀花花的自然色調

2021 年寄自西雅圖

■輕鳴

無 Lǐ

祖先曾躍過龍門的鯉魚
蹦出水面，一陣乾咳：
TMD！上邊還不如下邊
盡是霧霾，哪有青天？

Lǐ：理；禮。

大講堂

一陣風旋起
一件飄逸的青花瓷旗袍
精確地落在階梯式座位當中
挑戰三觀的三圍凸顯突現
在場的學生
有的前瞻，有的反顧
有的斜瞟，有的偷窺
講臺前的美術大師
正對著一副骨架
大講人體解剖的原理

想入 fēifēi

——小日子過出大生活

想法實在太多
逼仄的世界裝也裝不下
上週末和特斯拉的馬斯克在元宇宙中對了話
告訴他我要用想象和創意大規模投資
請他開發超光速飛行器，直飛大爆炸之前的時空
有生之年，出去看看
記憶的一半開滿了向日葵
另一半，一株海棠，怒放雪中（無人送炭）
隔壁戒色三天的前機器人時代的畫家
說是靈感勃發、慧根勃起
來我這兒借色
我說黃色隨便
紅色有限，藍色要等晴天
近來，夢遊之處
越加夢幻
我不由放慢了腳步
仔細辨認
哪座山是假的

■應風雁潮

風都睡著了
我以會醒在夢裡
看著那些沉睡的風
看他們的尾巴
拖著小小的漩渦
我卻在夢裡又睡了
和風臥在一起
臥在他們的夢裡瘋狂
掃過穹頂　海洋和陸地
在星星點落的海島跳舞
我們赤裸　赤裸著透明的身體
把一切也赤裸了
我們的荒誕和狂野
我們是風

哪些景是實景
海市的海鮮是否真的新鮮
蜃樓的結構是否導致坍塌

24 小時的節奏很難與生物鐘協調
四季模糊與四肢疲軟和大腦殘缺倒滿相似
親朋好友，實在無聊
所以只好獨白
或者乾脆用膠布把雙唇封緊（割喉有點兒過份）
就像大受歡迎的邊防措施
更像絕對正確的防疫手段
無論如何，每天都還要過
要學會過苦日子
更要學會給人過生日
過獨木橋
過沒人或美人 guan
過癮
哇哦，老婆叫呢
叫我好好幹
別老亂想、異想、妄想
不著調、瞎想的詩，最好不寫
唱唱歌，練練嗓子，還能長壽
小三，想都甭想

Fēifēi：飛飛；霏霏；緋緋；菲菲；非非。
Guan: 關；管。

■嚴力

以往

儘管人們不喜歡
用價格打量自己
也不喜歡居高臨下的
權力說教
儘管宗教和政治信仰
都發行了通用的信用卡
也儘管金融聲譽一遇到
風吹草動的國際形勢
手機就會顯示你的消費
被對方的價值觀止付了
儘管很多人
默默懷念沒有手機的以往
但懷念也被編進了互聯網
你只能再次打開手機去認證
今天又升級了哪些以往

詞

發現某個詞
想插隊進入表達的行列
我把它揪出去了好幾次
今天它再次插隊時
手上還牽著一個小詞

它說這是偉大的詞
與我的私生子
我要討個說法啊

我問是哪個偉大的詞
難道是“慈善”
它說對啊
孩子名叫“豆腐渣”
我被某些媒體
叫做它媽的“人禍”

我說你認錯門啦
此處是專業人士的後門
你先去前門
看看橫幅上的造句標準
其他的事
等豆腐渣長大了再說

■陳韶華

九月鷹飛

大水走出洪荒的灘塗
蘆葦佈排蟻陣　一夜突圍
岸天泛動不甘熄滅的虹影

九月　鷹翅拍擊九十九座山峰
鷹爪抓裂羅生門家的門柱
鷹眼閃爍葵花寶典與火燒雲的光芒
影子旋舞　只在胡笳重疊的音孔
天堂的門坎之上

九月　鷹笛吹弄天鵝湖的喉管
心懷光明的人　駕馭它
電掣的骨頭與雷霆

九月　神印王座塌圮
自封偉大的神榜灰飛煙滅
雛鷹結成網群　一飛驚天
穿越面壁十年的廢墟　火山　峽谷
萬千彈片　在大海的穹隆裡轟響
挾持失重空虛的天空

又寫黃鸝

黃鸝的咽喉　紅與綠的閃電
藍與紫的虹橋　羽毛提煉的金鑽
刪除三月及八月的一切形容詞

楊柳枝蔓旋轉　變臉的風雲
聊齋的綠　神秘的大海
神秘子夜的胸衣　紐扣　島嶼
亞平寧啊　我在哪一片詭波譎雲間
尋找顛沛流離　十字架上
令死神驚悸　燃燒的舌頭

一片賽事　將賽壬流放至黑海
生與死都不在現場
救與贖　在阿里巴巴之外的寶窟中

■蘇楷

懸而未決

冰球已無法否認不拋光的部份，
像白鳥

在一排木材上滑行：或發出
美妙的聲音，而沒有隱藏森林
是寒冷時一個，即獲好評的透明物

最久到達窗紗的玻璃，成為擺放
陶瓷花瓶的前台，恰當的空氣

你的速度相反。是眼睛的抽屜
內，晾曬
葡萄乾：如同完成了一棵樹

透過黃金葉，在腳踝下旋轉，只有

脫離手掌，並立刻接受視覺，不在
誤入歧途的時候英勇就義
從消失之處的地方，給予一次問題
也競賽。那一些運氣的，不一定
都跑步

指認你，滑冰場的解說詞：莫非
要啟蒙
這轉悠的輪轂，也會深陷滑板

然後，掩埋的人，全放錯了小石頭
以這種方式落入盒子
變為郵件，不能吞服的圓藥片

長笛上的泛音　黑管中的封印
一千零一名　印度歌女輪唱

哦黃鸝，你黃金鑄就
飛翔之外的棲止
珍惜　又一百倍珍藏
海盜也憐愛的羽毛

2021 年寄自安徽

■羅馬蘭

三句半

一
擦根火柴
找半粒老牙
在最虛幻的夢裡

春夜，如一紙空文
無依無靠

二
從鏡子裡的冰川
去尋找掛鐘裡
被牙咬掉的半粒子彈

我外婆是餓死的

三
如果地球飛出宇宙
去尋找另一半
嚎叫者變身冥想家

早安，所有野蠻的哀傷

2021/3/29

抒情史——給 G

一條鞭子打斷了風速
我們穿過河堤，看見風信子的媚笑

我慢了，相信時間可以彎曲
在前面等待，即使望塵莫及
也會坐定，交換幾段詩的細菌，滑入彼此的陰影

我想某年四月的午後
你帶上心愛的姑娘
從捕快變囚徒，宛如手心到手背

如果一匹蒙古戰馬在中間道路
傾聽兩隻小野貓的哭泣
一團神經質的火焰吹開
誤傷的手勢，緩緩墜落
那年蒸熟的眼淚
掛在屋前，不留後路

2021 改定

■梁楓

旗幟與讚歌

一年中有固定的平凡時日
像初民的繩結，被賦予了恢宏的意義
我們得以在勞碌中，歇一口氣
從空茫歲月中抬起頭來，仰望
比自身更高遠的象徵，在頭頂飄揚

而當我們開口吟唱，卻忽然覺得慚愧
為這營營役役的一生，卑微如螻蟻
眼見穴之潰堤，又心酸如蜘蛛
深知苦心編織的網，難免一次次毀於暴雨

是啊，我們操心、憂心的事
總是瑣碎，晦暗，不值一提
一年中的其他日子，我們更像細沙
形態分散，內心支離
想要振臂一呼，卻聲東擊西

除了此刻，終於有望重新聚成一座塔
高聳入雲，並謹慎守護著
生命，自由，和對幸福最正當的渴望

2021.7.4

■陳映霞

乾一杯

為馬路上的擁堵
從此地到彼地
為那片遙遠的海洋
乾一杯
為我們永不放棄的尋找
為不怕折騰的遠行

乾一杯
為這些已經點燃的煙花
為濕潤的沙灘
遊人已醉倒
為點亮大燈的漁船
它們今晚就朝大海的遠方出發
乾一杯
為海底那些即將落網的大魚

乾一杯
為錯過的和即將到來的賓客
浪花依舊，濤聲依舊
為今晚缺席的月亮，乾一杯
為誠實的星星，乾一杯
它們像媽媽不在家的孩子
守著充滿期待的家園

乾一杯
為盈利的和虧損的
為年老的和年輕的
為熱氣騰騰的日子
乾一杯

2021 寄自梅州

■馬莉

風吹燈亮

人們陸續來到現場
房間的門窗自動關閉
一隻小獸靠在自己的影子上
巫師取出袖裡的一枚太陽
每人分得一縷光，放在頭頂
又把右手的月亮高高托起
草木隱沒不言，風吹燈亮
星星們擠入窗扉，擁坐在地上
沒有面孔的人正在喃喃祈禱
咒語顯露初倪。審判若不公正
世人，你們感覺到恥辱了嗎
黑暗中，許多眼睛漸次睜開
巫師從牆壁裡取出善良的心
小獸卻已因厭惡默默死去

通　感

一隻大雁來自北方，它的尾巴
剪開黃昏，風景一片片剝下來
桌子上的清水浸泡著星空
月亮躺在盆裡，一整天迷茫著
神父也一整天拿不定主意
彷彿在等待新的預言
我掃地，去廚房做飯
砧板堆滿迷團，鹽灑在地上
孩子們湧入，手上指紋長滿青草
誰把一小段記憶丟失在地
快拾起來！不然無法識別夏天
房間頓時安靜，除了瓶中之水
傳遞黃昏中垂直的光線
沒有一絲其他的味道

■陳葆珍

聖誕卡

多少年來，見證了垂髫的交往
是咱生存健在的通知書
手捧越洋過海的聖誕卡
在默默祝福：朋友，還活著
可是新冠病毒流行
我盼望的聖誕卡沒有來
唉，想問又不敢問
我惟有懷著希望
眺望那遙遠的地方

2021 年寄自紐約

羞　澀

整個上午薔薇花被陽光撫摸
一隻手握住它的頸，它的聲音
素昧平生，房間裡沒有燈光
卻自動點亮了櫃台上的蠟燭
傍晚的交談娓娓動人
彼此很快就感到飢餓
需要另一股力量進入
它把雙腿叉開，優雅中帶點羞澀
拉直身體曲線，繼續彎曲成弧形
進入海底深處，月亮低眉垂手
大浪湧上來，它們疲倦了
窗簾被風吹開，船兒擱淺
海浪們在沙灘上醒來，我去開門
我被沙發的小腿絆了一下

2021 年寄自北京

■陳華美

蒲公英

似雲絮
伸展連綿的花瓣
月光下，軀體輕了又輕

思念照耀沒有盡頭的路
銀白的腳跟丈量山水
在枯萎中許下生死
故鄉，是一生的佛陀

打開異鄉人的心結
河水泛出相同的命運
掌心反復聆聽大地的心跳
飛揚的花朵邁出
四面八方

有你的地方有條河

心事被煮沸
撫摸　故鄉的額頭
深深地凝視你，捕獲一首歌

歌聲越過一朵叫彼岸的花

端坐於梳妝台前與黑夜一起
狐媚的笑有一對深陷的酒窩
把天地的悲涼　融化
琥珀凝集了歲月

親愛的，一場又一場的深深淺淺
我始終站在窗外

一次又一次
看見帆星蕩漾，看見鴛鴦戲水
以及划過的波痕

我們，在一場風雨的幸福中
飢渴，傷痛

2021 年寄自新加坡

■林煥彰

我小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
我的小時候，
我當過牧童，做過放牛的小孩；
我現在才想起，我是在
放牛還是在放我自己？
我放過的牛，有幾隻
還是有幾頭，
牠們長什麼樣？是大是小，
大的小的，公的母的，老的小的
小的小牛仔，像我嗎
像我的小時候，就是那個時候
我什麼都不懂！
其實，我
每天我都在放牧我自己，
無憂無愁，牛隻吃什麼
牛吃飽沒有，都不是我的事
是牠們自己的事；
我，就這麼樣的長大了
牠們一隻隻，一頭頭的
從我手中牽著的繩索中，一一溜走
我現在才想起，牠們
牠們長得什麼樣，
牠們，會在哪裡……

我是牧童，我曾經是牧童
我，現在還是牧童
我還在，放牧
我自己……

農人種地

——我是農家的後裔，我感謝農人，我感念我的祖先……

農人種地，他們辛苦
讓我們有飯吃；
我從小離開農村，
我是農家子弟，
我卻背叛了土地！

■達文

在人間

一口深井
一片日夜勞作的聚集地
一段呻吟並沒有令人類的血管格外疲憊

你編織一排竹雕的籃子
盛水
饒有興致地看著歲月如何被淘空

囚

你用紅葉作為相戀的邀請
你把秋色抹過山脊

南部非洲
一個方形畫框鎖住不遠處的風景
畫中的紅顏色澤如酒

晨　曲

我們在城市相吻的年代裡
習慣把遠方看成海

清明前後的谷地土色依稀
你最愛聆聽的語言
正在催眠

我二堂哥，他是認命的
一輩子辛苦，辛辛苦苦
都在種田，也把自己
種在稻田裡，讓我有飯吃……

我感念我的二堂哥，
我，感念我的祖先
我感謝，所有
種田的人……

2022.01.16/09:08 研究苑

■彭國全

雨　後

一、
樹灑你一身水珠
濕漉漉的，氣惱麼？
不，那是棲落枝頭的小鳥
興奮得來不及開嗓就跌落的音符

二、
那朵白雲孤零零的
很失意
所有的伙伴都下去玩了
天偏偏不讓它
在綠茵上打滾，滾過痛快

三、
小河漲了
興奮得淙淙唱起歌
不用孔明的草船
就收集了十萬雨箭
雨
我腳一雙
雨腳千萬
擠在一條崎嶇的山徑
小步　大步　碎步　急步　亂步
爭著趕路
雨腳踩我　踢我
我遭遍體踐踏
欺侮人的　必有報應
太陽出來，把雨趕到不見蹤影

2022 年寄自紐約

■伊沙

化　石

屌的尺寸再長
胸的罩杯再大
也會化作無形
能夠留到未來的
只有頭骨和骨頭

緣的樣子

天空上的一道彩虹
大地上的一條鐵路
人身上的一根血脈

恐怖片

行進的火車上
乘客們
盯著大屏幕
黑白屏幕中
是他們自己

車過北川

到北川新縣城
參觀
已成廢墟的
老縣城
去年看過了
今天未安排
哦，美好生活
與可怕災難的距離
只差一腳油

2021 年寄自西安

■俞昌雄

那片池塘

幽長的小徑後面是座池塘
整個夏天伏在那兒，貼著水
偶有蜻蜓落在荷蕊上
風圍著翅翼，並不驚動
你的影子。幾棵石榴混身於
樟樹間，你看見斑駁的光
在半空中閃爍。這是六月的
池塘，很多年前是穀倉
麻雀飛進飛出，嬉笑的孩童
不斷地奔跑，你躲在
鼓風機的背後，等夏天
從細小的腳踝處閃過
而今，一些人離開，那水
從某個空間湧了出來
如同遷徙，抑或某種置換
池塘愈顯清靜，那位居
高處的雲朵，就愈發明亮
你知道你已經歷了什麼
幾場暴雨過後，荷花
獨自搖曳，那在暗中偷窺的
人，幾十年來保持同一種
眼神，像星辰下的水獺
又宛如蛙鳴中微捲的新葉

泥佛或半生側影

活了四十餘年，終於發現
泥的鎖鏈，在那極其細小的顆粒中
牽引著我與佛，無涯與清淨
兩道形狀迥異的門在空氣中敞開
我如塵上草芥，佛已安身

窸窸窣窣的聲響從門外傳來
有時如風撫，有時似刀割
佛與我四目相對，歸屬天地的始終
巧如預言，歸屬肉身的
此刻正搖搖晃晃，不黑不白

2021 年寄自福州

■林忠成

小　妖

小妖在後半夜咬牙切齒
有一支百萬大軍悄悄開拔
老和尚掉在一口深井
安魂莊裡　打鐵的爐子滅了
有一個人在田野仰望星空
望著望著　天靈蓋被揭掉

小妖被男人遺棄在荒野　生性淫蕩
只有喜馬拉雅山腳下的窮村子
才是她最合適的歸宿
她潛入過許多男人的夢境
把奶牛牽進去吃草
她填過很多男人的井

一隊挖礦的勸告她
你應該回到妖的世界
不應往安定的家庭內扔手榴彈

小湖泊

她秘密養著一個小湖泊
湖裡有個水鬼
“輕點，別讓什麼溢出來了”
半夜　水鬼磨鵝卵石
田野需要養料

有一次　她忘記給小湖泊喂草
丈夫跑到上面釣魚
被水鬼掀翻
“我們是一個小國家，
誰也不能侵入。”

沒人知道
為什麼她每天要喝大量的水
這些水都跑到哪裡去了

2021 年寄自福建龍岩

■張聯

一定有著隱形的見證人的存在

在月光下父親從院面外走了過來
在村間的土地上
提著褲口
走到白色的院面上
這是我的老屋
我是坐在院面的一輛車內
在車窗玻璃裡注視著父親的走動
聽著他的聲音
在我的車旁和母親慢慢嘮叨著事情
背著身在月光裡
在我的車旁邊
生活的細小的事是多麼的有味道
一個人的起居飲食習慣
又是多麼重要
是一個人的生活方式在村間
就是真實存在的痕跡
在月光的院面裡
在我的老屋的月光的院面裡
他穿越了時光的軌跡
可以和已故的母親親切地交談
一定有著一個理由和生命之緣
一定有著隱形的見證人

因為我們是鄰居

有一天柳葉稀疏的時候
已是冬季
小區院子裡有四株柳樹
它們的年齡十歲啦
每當我散步時
常常從樹下走過
時光寂靜裡
各自默默無語

■申初

絕望之後

絕望是善良最後一道門
月露滴濕的足印
追上血水禁錮的身體
無力擊碎時間
天地迎來一場鋪天蓋地的雪
千萬年後或許會有一縷春風
輕撫一張安睡的臉

等候如一聲清白的道別
一只鳥重新飛過天空
一江春水尊重一條游動的魚兒
當一把利劍將一顆心刺透
一個始終忠誠的故事
如夕陽完美西下

仰望或回首
初冬是溫暖的
我們各自有性命
過去的華彩在記憶裡
我們各自活著
我們各自有故事
冬的溫和
是一種沉靜
是一種默想
是一種活的清醒
是一種活的哲理
因為我們是鄰居

2022 年寄自寧夏

■秋子

從一個主義還回一個主義

催多少次了，那位詩人朋友終於還回
那本記錄理想國的絕版書籍
我立馬轉還原主人
在他家門口
他姐姐仔細查看
憤怒相向：什麼？！缺了這麼多頁
“怎麼可能”，我心裡犯嘀咕
不想爭吵，直想別過

她拽著我的一句話迫使我翻查
在厚度未變的外形中，我終於看明白
挖走得一塊一塊的內瓤
是那一刀，一刀整齊地裁痕
在每一頁上裁下許多長方形“窗戶”
疊在一起變成了前後錯落的
消失的內臟和組織
佔整本書前部三份之二左右。轟一下
彷彿我成了大賊家
那時，我已不記得我是如何栽倒

大腦再掙扎，也造不出沒有水的河流
沒有草的草原，沒有國王的國家
孤獨者像回聲一樣，在漆黑的花園
從無限到有限
沿著一瓶礦泉水的蓋子打開
又瞬間消失在智能化時代程序詩人的唇內
是誰把他留在沒有生機的庭院
看！光線仍在創造。她沒看
也不關注，包括那本書如何重回自己體內
或翻墾她兄弟藏書架上的土壤
只試探著攙扶這個像大猩猩的我站起來
從每一步我都想返回以前的一步
一次次又跌跌撞撞地跌倒
這道義不可替代，不知排起多少人的步伐

2021.11.16 於天水

■冬夢

我習慣將歲月藏在鏡子裡

妻將今晨梳落的一根白髮
滿臉愁容告訴我
最近好像有些許掉髮跡象

我習慣將歲月藏在鏡子裡
每天總會準時看看
幾道永遠撫不平的皺紋

大雪六行

黃花風中伴著綠葉笑
今日大雪

小蛺蝶依依回味
花蕊中取暖

回來的步伐可以加快點嗎
這春天……

冬日速寫

季節的風雨
肆意吹打
連皮帶骨的一截蕭瑟
冬日清晨
你是猝然夭亡麼？

斑剝點點的痕跡
空空的葉子
你終也枯了
如一口
殘瘦的棺柩

■林啟

綠

平鋪的綠
高聳的綠

綿延的綠
叢簇的綠

流淌的綠
輕晃的綠

沉寂的綠
歡聲的綠

畫 筆

何人留畫筆
青山圍抱裡
雲影春水旁

2022 年寄自多倫多

跟蟬聲鳥語相約吧
跟朝陽晚霞相約吧
一年後十年後百年後千年後
它們肯定都會等待你
破
土
重
生

2022 年寄自香港

■長篙

我們尋找日落的成份

哪些是陰影
哪些是倒影

驚鳥與魚划破水的痕跡
不久，又恢復平靜

在橋與橋之間
路與路之間

我們用手做出剪影的姿態
遠方，是金色的雲

小 雪*

多麼誘人的名字
你一定從北方來

在沒有陽光的季節
找回真實的自己

秋天過後
便開始尋覓雪的影子

悲傷過後
再也找不到悲傷的理由

*小雪，第二十個節氣。

過湘西花恒河大橋

十一月，清澈的河水平靜地流
我站在河面上
不甘沉淪

世俗的目光
比不上大雁的俯瞰

就讓兩岸陡峭險峻的懸崖
擦肩而過

2022 年寄自湖南

■古松

感化官報告

庭內沒有陽光
你帶著裝飾的抑鬱
第幾次佇然面對
肯定沒有歡笑的
未明的下一刻
不堪回首的目光
射向那才 13 歲
依舊誘人的青春
他們說
在那什麼小築內
找到赤裸的
在陌生男人懷中
睡眼惺忪的幼齒
然後是一連串的報告
許是悄悄揭起
庭上幾聲無奈
冷冷的哀嘆
隨著唬人的性病
迅即沉積在你心內
壓得你好重好重

昨日和今日都有相同的
無數的個案燃燒
誰的錯失已無從稽考
把苦澀拋諸腦後
你遂慣性地
看明日的檔案
依舊很厚很厚

初冬・高院

中午、彳亍的行人如鯽
我以一個孤獨的步姿
瀟灑的情懷
一如充滿憧憬的明日

■于中

掛　曆

過去的風光
已被逐一地剝奪

未來的面子
靠看在主頁份上

12/7/2021 寫於休士頓

緩緩在你如花的心內
在高牆聳立的高院旁
悄悄地步過
輕輕地凝視
在你髮夾上柳絮似的
初冬那一點兒羞赧

誰說高院是冷漠的化身
咫尺般近的冬天
不正在你身旁
輕輕地擦身而過
雲淡風輕高院之上
而風在你臉上
輕拂緘默的寧靜
這樣惦念一個
在鐵欄之外的黃昏

一幢灰色的建築
就這樣容納在
高聳的喬木和
嫵媚的百花之旁
聽水之湄
春的呼喚

2021 年寄自香港

■王勇

屈原過端午

端午這天
早已習慣帶著粽子
划著龍舟敲鑼打鼓
結伴去追尋屈原
在世界不同所在的汨羅江
追尋一種圖騰
你懂我懂，可子孫卻茫然
只顧舉起刀叉
切割、剌挑糯米粽子
根本聽不進
粽子江湖裡的方言與習俗
這一切，屈原
都看在眼裡
看著人群
在全球各地舉起
端午的名號呼喚著他

屈原也曾過端午
夏至的祭祀膜拜
何曾想居廟堂之高
仍有腹背受敵之險
懷王的猜忌張儀的狡詐
鄭袖的挑撥子蘭的讒言
上官的陷害，逼他
喘不過氣

抱起石頭他向死而生
張開涅槃的翅膀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當他慢慢沉入水底
才看清有一條道路
可以穿越朝秦暮楚的戰國
通向自由
兩千餘年迢遙的天問
未曾擊退絕決的目光
誓為風雨夜航者
掌起塔燈

■項美靜

蝴蝶是季節
為我描的窗花

一幅美麗而模糊的剪影
伸手，就化為指間的清煙
向虛無處，飄去

牆上的日子被撕得越來越薄
一如群山接住落日
那舊皇曆折的紙箏在墜落

天邊，哦，看天邊
有雁飛過

2021.09.04

長　衫

燭光舔著寂寞
熏爐邊，精血飼養的
那柄拂塵捋著長鬚
撫摸，結繩上一段段過往

熟睡的眠床
夢，游入又游出
叩響老榆木銹蝕的銅環
試圖叫醒守更的門童

明朝的道袍漸瘦成書生
一穿上，就很孔乙己

紹興酒，茴香豆
皆民國的味道

嚼著嚼著，就嚼出青階石巷
嚼響，長亭外古寺的晚鐘

2021.08.05 于靜廬山居

■饒蕃

聖地亞哥

聖地亞哥

著陸，喧嘩打碎畫面
江山欲出
陽光的手滑過海面和山崗
治癒紐約匆忙的眼睛
捂不住時間的笑語
紐約的午後傾向西海岸的黃昏
溫暖的海風從血脈通過
和著大海的濤聲

短　信

晚霞在海水中開出花瓣
一動不動的帆影
雕塑時間
海鷗展翅，畫著天空的弧
銜著你的思念
泊入港灣

晨　練

海水剛剛醒來
伸著霧氣的懶腰
腳步把匆忙擠出黎明
展開海浪，鷗鳥和桅杆的畫面
早安，高聳的棕櫚
早安，停泊的船帆
早安，飛翔的海鳥
早安，擦肩而過的陌生人
和平的清晨多麼幸福
你聽——，朝霞敲響了生命的鼓點

■夏露

北京凌晨
四點的雨

雨密密層層
如同海浪在窗外翻滾
由遠及近
直到把我從夢裡喚醒
夢像極速退潮一般
很快遺失了大半
此刻沒有什麼繁華都市
只有無邊的雨
漫上孤獨的心
整個人因此而潮濕

2021/7/27 北京凌晨

帆　船

一只只帆船，捉住驚喜的浪花
滿心浪濤，凝聚成底片
多少歲月溜走
帶走我夢中的紅帆船
而我從不肯放棄
即使手中的光影破碎
我渴望依然能一片片拼起

破浪前行的風帆
那麼多帆船泊著，泊著
像一個個承諾，儘管顏色迥異
但它們的桅杆高聳
隨時能駛出海灣

2021 年寄自紐約

■逸雲

大雁塔的傾斜

原來是無家可歸的大雁
如今一步登天
成了長居塔頂的霸凌
越聚越多
大雁一個個開始失足掉下
為了使他們能成為台階上的紅花
大雁塔開始傾斜
十毫米，二十毫米…一千毫米…
像根衝天的老竹
不惜彎腰成全
後來者的意願

感恩節跟車對話

我一大早起來，
雙臂伸向天空：
感恩節好！
外宿的嬌車
渾身掛滿了冰冷的淚珠。
寶貝，你想上哪兒？
油，已經給你加滿了，
儘管漲了百分之百的價。
看家人？
不行，路上堵塞飆升百分之百。
去買 LV 手提包？
你沒聽說？剛被暴徒砸了，搶劫一空。
(車嘆口氣)算了，我也害怕上 Free Way
我比中彈的 Jasper Wu*還小一歲。
那你就呆在這兒，
讓徐升的太陽抹去你的眼淚。
要不，我把電視開大點兒，
你聽音樂，我看畫面。
要不，我把火雞拿到車上啃？
好啊，我鳴喇叭歡迎！
自從被你收養，我除了超市
散散步，很少遠遊。
瘟疫長瘟疫短的，
我都快忘了馬拉松和百米衝刺。
寶貝，別哭。活著要懂得感恩。

■圖雅

雕刻師

每天雕刻一點
從你呱呱墜地
到你離開凡塵
最後把你分毫不差的
雕刻出來
最後的成像
無疑覆蓋了之前的

沒錯
只存最後的成像
誰也逃不了這位怪癖的
絕不通融的雕刻師

你一定想知道
他是誰

殘餘的雪

鐵絲網柵欄下
還有少許

她蹲下
像拈酥糖，指腹間有了末兒
這是北方的雪
不水

多待一會兒
必有水
她沒等變成水就彈掉了
只帶走一絲涼

2021.3.5 天津

*2021 年 11 月 6 日當一位華人母親駕車帶家人在奧克蘭 880 號高速公路南行時，她僅 23 個月大的兒子 Jasper Wu 睡夢中被北行的幫派射擊槍殺了。

■夏子

歲末煙火

給新歲的子時和夜空
以火之獻禱，給舊歲謝幕式
一場繽紛

墜入暗夜的星子
來不及煨暖冬夜寒涼

倏忽是擦身，棄守是姿勢
泡影空花，過往夢的心事

最亮堂的星火最短促
下一秒已是今生

眼中剎那，未曾轉山又復轉水
只如實一瞬繁華

守得瞬間方寸，趁夜
且亂看天花

等一次菩薩低眉，漫天拈起
一簇簇晶瑩的雪

看你從容含笑，然後妥妥轉身
成為今夜的歸人

行至水窮看雲起
道聲新年快樂

我多麼希望
祝福的聲光也飽含七彩能量

載我未來回溯——這剛剛好的光年
以一顆恆星的光，多擦亮幾首
詩一般的宇宙

2021.12.31

■王性初

季節一敗塗地

驚魂是陽光下舉著醉意的美酒
往日的風采已經飄搖遠去
一身風度已不再忽悠

器宇軒昂的敗象沙啞而瘋癲
季節倒在風向不定的雪地

雲泥之別已是鐵架上的偶像
月光慘淡地參與其中
一廂情願的圖騰瞬間崩坍
寒冬的空虛流行成苦楚

所有的雄心在喪鐘中失落
帳篷裡響起路邊的哀嚎

送別今年的春夏秋冬
一敗塗地的新冠為季節加冕
巨大的X號包裝節日的禮品

北風正冷颼颼吹過山巒

冷颼颼的黛色奢望北風
由衷地惦記海邊低窪的心聲

塵世化成彎腰的流行
老歌潛入空虛固執的蝸居
漂流的喉嚨沉溺著情思縷縷

萬山蒼老成白皚皚的羞愧
連綿起伏的寒風躲過雲的邂逅
直奔遙遠而善良的俊美

俯視自身影子消磨腳邊的年歲
撿起一片沉默的失落

■北浪

抗疫帖

黃河母親

甘肅的疫情
一天比一天嚴重
都波及到了
嘉峪關　武威和天水
我在朋友圈
發了一句祝福語
配了幾幅照片——
黃河母親
馬踏飛燕
伏羲廣場
還有莫高窟裡
一尊菩薩

靈　物

上完課
在明理湖邊散步
一群逍遙的魚
從我的倒影裡
迅速逃散
彷彿我是一個
傳播病毒的惡魔
嚇壞了這些
通靈的家伙

2021年寄自甘肅

表達裂縫中偶發的肯定
埋葬了無辜流暢的親吻

倒流的淚滴滋生變形的創傷
清零了悲鳴感覺的淒涼

2021年寄自三藩市

■左右

裂　縫

裂　縫

只要我稍微聽見一點聲音
哪怕是輕輕的微動
哪怕是一瞬
我就有這樣的錯覺
下一分
下一秒……
我很快能聽見了

那是生活裡的光
從另一個世界的裂縫
努力為我鑿出來的
小
地
方

我多麼想聽見那些該死的聲音

失聰二十年
從未戴過助聽器
幾日前，由妹妹陪同
去民樂園科林助聽器店測試聽力
久對聲音麻木
已經不知聲音為何物
當助聽器內發出一陣刺耳的聲響時
我誤以為，我聽見了聲音
激動得抱住妹妹
測試員說：別急，那只是震動

理　想

我問一個跟我學寫詩的小學生
長大後的理想

“我長大了
要和你一樣
成為一個聽不見聲音的人”

2021年寄自西安

■洪君植

人間世

38.
一睜眼闖進來的
全景和背景之間
想要讀的書和
一定要讀的書之間
棄與求之間
知與不知之間
抓住與錯過之間
食欲與嘔吐之間

時時刻刻都在縮小的
夾縫和欄杆之間
超現實主義
不過如此

39.
聽老人講
男人有好幾個心房
不會只愛一個人
我考察了自己
我的心房很小
只有一間
僅能裝一個人
她的名字叫
親愛的

40.
昨天也寫了
今天也寫了
明天也要寫嗎
誰會看我的遺囑
在看嗎
現在我正寫遺言

42.
被煙霧吞食的雨水
啃噬花蟹
又陌生又高興
打開啤酒
猛灌
在自己的日記裡
莫名奇妙地畫無數橫線

■高潤清

當國旗不再壯麗

多少年了
妳迎風飄揚
少了魂魄

“這個國家”
渾渾噩噩
難以昇華壯闊史蹟
你不是沒有故事
只是摳除了緬懷
一個刻意的圖騰
只因青天多晦暗

多少次號角缺席
自由總愛編織
民主佳餚
失落的白日
尋一場悲劇之旅

我多久沒了澎湃
那崢嶸曲調
滿地紅
我腦海中的國歌

“光我民族、促進大同……”

森林裡的敲門聲

他滿身污泥
卻不染半點奸佞
在癱瘓的紅塵
撬開了底層
讓那一絲微光亮著
迫使謊言與惡臭嘴臉
無以遁逃

他飽滿志氣軒昂
如同藍天白雲映照
在自由的森林裡

■徐夢陽

拼湊的面容

在人群中笑著
是一件不難的事
但總是皮笑肉不笑
那戴在臉上的面具笑了
然後又聽到其他人說的話語
把自己拼湊一次又一次
隨機的或是硬湊的
以為都是一種捷徑
面對世間人事物的
那一種捷徑
就像拼圖
一塊一塊的裝起來
像是個大型的裝置藝術
在你的內心展演
轉換成
不同的姿態展現
然後又訴說不同的故事
不屬於你的故事
是被拼湊起來
你的故事
你笑了
因為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

2021 年寄自嘉義

歌聲與歡呼聲
響徹雲霄

那些魔鬼如影隨行
欲點燃炸裂的詭計
然而卻一場空
因為這是一場良善嘉年華會

來自 12 位底層的草根與良知
敲開了台灣蓄積已久的正道能量
迎來虎年第二天的歡慶

韓先生！好久不見，旋風再起

■李國七

草　木

你走的那一天
我開始流血
呢喃著咒語
想把你喚回
一起栽培的草木
深藍色的是蝴蝶蘭
深綠色的是香蘭
草本科的是香茅
曾經茂密現在枯萎
一株又一株試圖重栽
陽光不探詢雨水也停止播種
回到空曠的屋子
你人走了體溫與體味卻留駐
“滾，”我說
“討厭！”
拉上窗簾鎖上門
“只能這樣，”我說
“希望沒人看到
草木正處輪迴階段。”

枯　萎

你說愛不在
就坦然地走了
然而你留下愛的痕跡
在我的肚裡潛伏著
胃酸激烈翻滾時虛弱躺在床上
我哭喊著要你回來
然而直到眼瞳紅腫眼淚流乾
你還是沒有出現
掐著肚子我考慮要留還是要流
留是培育曾經的珍惜
流是與過去完整切斷
或者，還有很多複雜的宗教倫理元素
每分每秒我被無數種想法撕裂
此時此刻你一定已經遠走高飛
或者在街頭栽種新愛
我卻多麼希望你沒有離開
祝福你？才不！
憤怒、恨、無法釋懷？絕對！
原諒你？我會嗎？
你的那場大雨
流過我的身體
你的雙手曾經撫摸過我
撕裂天空也應該是由我先動手

■心水

花　魂

紅白兩樹的鮮花
遙遙相對著　在冷冬的寒風裡
競賽般以百個千個笑臉
璀璨又開心的迎我

受不了過寒的摧殘
也難知是午夜或晨曦
以整朵的姿容飄旋而下
行人道積起兩堆落花

紅彤彤的一地茶花
如老去的紅顏
白蒼蒼的花卉也凌亂堆疊
似有無盡的哀怨

地面千朵花魂映入眼簾我徘徊嘆息
兩樹茶花自在無礙的在冬風裡爭艷

2021 年 8 月底墨爾本深冬於無相齋

■徐金秋

我是自己的

既然是自己的，要有自己的樣子
其實，也是上帝給分好的
性別、膚色、體形、五官
好看與不好看，由不得你
討厭

活來活去，不是愛人的
不是孩子的，也不是朋友的
既然都不是，那就各自領回

有人說，那是凄涼的
我說怎麼會呢，那是自己的
骨頭
也是應有的歸屬，上帝最後的
饋贈

與植物談一談

九月過後，感覺有點涼
的確是秋天到了

一些植物依然傻傻的，綠著
綠得不著一點秋的痕跡
這一點，它們遠不及人類敏感

我說，你們抓緊點兒
免得瓜果亮黃一半，就熄滅
籽實剛鑽出花的襁褓，就夭折
葉子還未來得及想好，統統被點燃

話未說完，我就後悔了
人類再聰慧，何時贏過一株植物
在這個世界上，唯有它們才真正做到
無戒備的活著，無欲無求的愛著

抱緊一處
風裡來，雨裡去，日曬，夜寒
苦過大地的苦，愛過大地的愛
樂過大地的樂

■蘇拉

夜　曲

大雨漸漸停息
有人倚在風口
捻熄一根煙

故事講完結局，女人
關燈離去
廚房鐵皮桶裡，螃蟹
撞出砰砰聲
深藍色灰燼緩緩流過
克萊斯勒珠寶般的尖頂

一隻孟加拉虎
將頭湊近公寓的窗戶
它聽見一顆恆星
正遙遠地死去

因失明而滿懷柔情
夜尋找我
如撫摸過盲文

夜　舌

無法升起的火焰
以及一條乾澀的灰色大路，
眨動
嘴唇，揮灑
鹽：結晶的韻律，雪
與詞的追逐；
緩慢的電子纏繞光線
立於門前
眉毛結冰的客人。
從你安靜的名字裡，
一個劇烈的春夜逃脫
並闖入大海，聲與光繁殖泡沫：
來回拋擲注定的骰子，
垂死而怒放的
灰孔雀。

■琉璃

失　眠

夜裡，我常常起床
為夢裡的妳蓋被子

我擔心著，
泰戈爾的睡眠竊取者，
趁不注意時，偷走
妳的睡眠

我不放心，
夜半點燈者，偷偷點亮
掛在月亮尖上的妳的心

我探入被子裏的夢，
是溫的……

2021 年寄自新竹

永夜；倏逝的對稱

我會去冬季明亮鋒利邊緣
去你金屬的極夜，我會
閉上眼睛，在那里醒來

從催眠的月光取出浮冰
細小的星體
在玻璃船底閃爍
海豹與鯨，滑膩，神秘
像深藍色音符
浮出霧中的鋼琴
倒立的女人，漂升的
話語
——磁極緩緩變換

你柔和地燃燒
你摘下我
水星的罌粟花環

■姜梅花

遇

在路口
等信號燈的外賣員
見一母女走過
跑過去
摘下頭盔
親了親女孩
輕輕拍了下女人肩膀
女人翻包找手巾
想給男人擦汗
抬頭功夫
摩托已消失
在車流中

刺　梅

年復一年
日復一日
嫵媚馥郁
自開自落
從來
無人願意
靠近
為你
脫掉
滿身的
盔甲

反　省

讓兒子
捏捏肩
按按背
他三兩下敷衍
心想
我何嘗
為媽媽
捶過肩
揉過背

■老哈

沙　丘

你修建高牆把我擋在其外
牆外的我進不去
牆裡的你出不來
心急火燎如同受災
有一個模糊的集合概念
沒有現在
我只有把冰山劈開
行星沙丘的表面
看不見沒有任何的人煙
除非將自己也變成一名弗瑞曼
我想進來
走進你的心裡來
但是我需要你的幫助
你腦海中浮動著的那個頑固概念
才是唯一的真正障礙

2021.10.25

冰　湖

別把痛苦深藏在自己的心裡
那樣苦水在心裡就會慢慢凝固成為堅冰
快樂的歌曲輕鬆的電視節目
蜜汁燉魷魚再怎麼也於事無補
堅冰始終深藏在心
請將你所有苦水全都向我傾訴
曾經從痛苦的冰川走過
對你又熱情似火
唯有如此請你相信我
我會融化你內心深處痛苦的冰湖
你所需要的或許僅僅只是大哭一場
在苦水統統倒出以後
冰消雪融的淚水
自然會洗淨
你腦海記憶裏的過往苦痛

2021.9.28-10.25

■耘乙

十四行：新樂府人物

再以另一個白居易的字句細膩

我迎見你，左贊善大夫
一身朝服冠冕，官腔肅穆，造語敘意，低沉撰譜詩律
在長生殿下筆，圈套起，一個圓潤女人跟月亮聯誼的花期
天下之大，何以謝絕，華清池畔，幾撣澄澈的水漬
更寬的花影和月暈，行宮深闕裏，咄嗟而陰晦
縱使你，再以另一個白居易的字句細膩，曲折相望《長恨歌》
延續中唐的韻緻，絲絲扣入，馬嵬驛呼來的輓調
在逃遁的斜坡，鬨然鬧得道上，聞鼓惶惶。瘋傳：流星或來夜襲
黃昏茫涼而至，籧篨風急，吹拂人心，颯颯嚷嚷
就在歧路相逢晚色，一時去鳧紛紛；一時惜無甦態，可與罣礙高遠
快報：等不到止痛藥箋的那個女人
錦袪繡裘整齊，朝飾華麗，一臉凝重待命
終於月落，達令的時刻，睏倦逮住了，一宗答案
我瞥見樂天你，自覺卻又忌憚述懷，螺號和驪歌之間的聽證

晚唐李商隱的一場追逐

你再來遍酒德衡量，《促漏》和《荊門西下》，當時一文不值
敲樽自酌，祭出一個起行的賭咒，說：走，日內直奔京都
儘管嚮往：盛唐的五陵少年們。中唐的新樂府
當你感知，遲來了，眼睜睜愣著；恰似一個解語的花客，誤時懊悔
你從倥傯，白紙黑字隙間，朝夕牽起的詩誼和詩啟
祇想喚回，走失的朋友，渾霧中，隔著簑衣擁抱
更意圖最後力挽，能與眾弟兄同行，心裏念念不忘，遠方的尋人軼事
李紳中風。元稹猝死。白樂天晚年，於洛陽蓄妾
你總是風塵僕僕，承認不請自來，還將盛裝出席，物華折墮的長安城
協議在，一輪日暮的邊緣；來辨別，那一場運動的生成和流變
你不捨，再以上萬枚的小箋來題記；故不會停下，累了倦了，才躺著
晚唐李商隱的一場追逐，奈何野望和氤氳，明明就生不逢辰！
你已不參照虛無，倒相信空靈，重複蝴蝶跟杜鵑的追憶，惘然寫下：
藍田日暖玉生煙，許也消解了，義山先生，你的一往落寞
（見《錦瑟》）

2021-9-9 紐約

■水央

鵲橋會

聽說今天牛郎織女
未能鵲橋相會
有說橋被大水衝垮的
也有說被大火燒了
還有的說因未核酸檢查
還在隔離中
更有甚者說出現疑是
德爾塔症狀……
沒法，只有等
下一年機會了

中秋夜

夜沉下
周遭寂靜
撫摸琴鍵
在音符的噴泉和瀑布裡
衝浪
融入一片
溫亮的月色
像雪一樣
被輕輕覆蓋

萬聖節

南瓜，蝙蝠，黑蜘蛛
巫婆，墓碑，精靈，鬼怪……
哪些裝點了你的家園？
月黑風高裡
仙神童話，動物世界，妖魔魍魎
你成了誰？
誰又上了你身？

無有恐懼
夢想成真
蜜糖的誘惑
未知的驚奇
狂歡的盛典……
也不僅僅是孩子的
大千世界
天地眾生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此時，彼時？

2021 年寄自羅德島

■思鄉

春眠不覺曉

我似一場雨，淅淅瀝瀝
輕柔略帶沉重
無故傷感，在黃昏的湖面

又似一個憂鬱的客旅
山河錦繡，風光旖旎
甩著寥落的鞭，揮打沉醉

萬物如詩如夢
柳絲輕搖，我與風兒私語
清韻流淌，不覺痴迷

因此，你定要簇擁著萬物
酣夢清醉，粼粼碧波上
只有鳥兒輕輕掠過……

12.19.2021 波士頓

■唐宇佳

站在大陸與大海之間

風雨千年，我恨自己
不是眼前壯闊的大海
不是那塊筏型石
也不是那條青石板
被時光磨得光滑
讓古往今來的人們踩著走過
發出沙沙作響的回聲
站在大陸與大海之間
看潮汐一次次奔來
多少人駛上了海絲之路
聽，那澎湃
激蕩著東方大陸
哦，光芒顫動
被太陽高高地舉過頭頂
站在大陸與大海之間
孩子們嬉鬧著跑過洛陽橋
灑下一路的陽光
在天空與大海之間
我不是一滴水
也不是一尾魚
我只是一個流浪上千年
卻終生離不開大地的孩子

2021 年寄自重慶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謝勳 $100 支持

■魏鵬展

帶刺的玫瑰

很喜歡躑躅於年老的街道
逛逛年老的店鋪
我在感受生活的氣息
路邊有嫩綠的小草
我在尋覓
尋覓難得的蟲子
我在花店買了
帶刺的玫瑰
你小心翼翼
在杯裏養起來
枯萎了的花瓣
礙眼，但你一再注視
剪去的花瓣

2021 年 11 月 29 夜

筆尖留痕，無色

碎玻璃碴了手
水很冰，冷水
淋濕，指尖
疼痛
原子筆墨水乾涸了
白紙上寫了字
筆尖留痕，無色
你一再嘗試書
寫，再寫
走珠滑動
筆尖留痕，無色
沒有顏色的筆跡上
你在吟誦詩句

2021 年 12 月 31 夜

保羅·策蘭詩作新譯①

◎王家新

保羅·策蘭（Paul Celan，1920-1970），20 世紀下半葉以來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廣泛、重要影響的德語猶太詩人。生於原屬奧匈帝國名城澤諾維茨（帝國瓦解後該城劃歸羅馬尼亞，後被並入烏克蘭）一個講德語的猶太家庭。納粹佔領時期，策蘭父母慘死於集中營，策蘭本人經歷苦役和逃亡。1952 年，經維也納輾轉流亡、定居在巴黎的策蘭在西德出版詩集《罌粟與記》，其中《死亡賦格》一詩在德語世界產生重大影響，成為具有紀念碑性質的時代之詩。在這之後，策蘭的創作日趨深化、發展，出版了包括《從門檻到門檻》《言語柵欄》《無人玫瑰》《換氣》《線太陽群》等多部重要詩集和譯詩集，獲得了包括畢希納獎在內的多種德語文學獎。1970 年 4 月，策蘭因無法克服的精神創傷在巴黎投塞納河自盡。在他死後，他的詩及悲劇性命運引起了更廣泛關注，他生前編定的幾部詩集也陸續出版。現在，他已被公認為繼里爾克之後最偉大、卓越的德語現代詩人。

這一輯策蘭早中期詩作絕大部份為《灰燼的光輝：保羅·策蘭詩選》（王家新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1 年 1 月出版）之後的新譯。

沙漠中的歌

一個花環在阿克拉* 被幽黑的葉子編織著：
那裡我拽著我騰起的黑馬，以劍刺向死亡。
我還從木碗裡喝下阿克拉井泉的骨灰，
拉低臉上的護甲，駛向廢墟的天國。

因為天使死了，主也失明了，在阿克拉，
無人可以守護我和這些躺下入睡的人。
受盡凌辱，月亮，這阿克拉荒漠的小花：
荊刺般綻放，手上還帶著生鏽的戒指。

因此我必須為親吻屈身，當他們在阿克拉祈禱時……
哦這鎖住的鎧甲，鮮血從搭扣中滲出！
因此我成為她微笑的兄弟，阿克拉的鐵天使。
因此我唸出這名字，並感到臉頰仍在灼燒。

*阿克拉（Acra），公元前耶路撒冷塞琉古帝國時期所建的防禦工事所在地。

夜裡你的身體

夜裡你的身體因主的激情呈棕褐色：
我的嘴在你面頰上晃動火炬。
別搖擺，對那未唱起催眠曲的人。
帶著滿手的雪，我走向你，

難以確定，你的雙眸如何變藍
在時間的圍繞中。（月亮以前更圓。）
傳出空帳篷的抽泣令人詫異，
一小罐夢結成冰——它又能如何？

記住：一片接骨木樹上變黑的葉子——
那是血杯的誘人標記。

徒勞地，你在窗戶上畫心

徒勞地，你在窗戶上畫心：
沉默的公爵
在城堡院子裡招募士兵。
他在樹上升高旗幟——一片在秋天為他變藍的葉子；
他散發主人家憂鬱的草莖和時光的花朵。
他去埋葬他的劍，帶著頭髮裡的飛鳥。

徒勞地，你在窗戶上畫心：有一個神在主人中
裹著斗篷，而它曾從你的肩膀上滑落
在夜間在樓梯上，
曾經，當城堡立在大火中，而你像人類一樣說話：啊心愛的……
他不識斗蓬，不向群星呼喚，只跟著漂浮的葉子前進。
“啊草莖，”他以為自己聽到什麼，
“啊時間的花朵。”

格呂克（Louise Glück）的詩②

◎戴玨

半個夜

半個夜。夢的匕首釘住怒斥的眼睛。
不要因痛苦尖叫：雲層像浴巾一樣飄動。
如同一道絲絨地毯在我們中間鋪展，
為使我們向黑暗舞動。
他們用活木為我們雕刻了黑色長笛，
舞者現在來了。
手指從泡沫中旋轉，她蘸入我們的眼睛：
有一隻眼還想在這裡哭嗎？
沒有。因此她快樂地旋轉，火熱的鼓回響。
她向我們拋起戒指，我們用匕首截住它。
那是她婚配的方式嗎？聽起來像金屬碎片，而我又知道了：
你沒有死於
錦葵色的死亡。

睡眠和進餐

夜晚的呼吸是你的床單，黑暗降臨在你身上。
她觸摸你的腳踝和太陽穴，喚醒你的生命和睡眠，
她會在詞語、意願和思想中跟蹤你，
她和它們每一個都上床，誘喚你出去。
她從你的睫毛上梳理出鹽，並與你分享，
她從你的時間裡聽出沙子，然後端在你的面前。
她曾經像玫瑰、陰影和水一樣，
為你斟上她自己。

你的頭髮也在海上……

你的頭髮也在海上隨著金色刺柏飄旋，
並和它一起變白，於是我把它染成石頭的藍：
那是城鎮的色彩，從那裡我最後被拖著向南……
他們用纜繩捆住我，朝每個人升起船帆，
他們從霧嘴裡向我啐唾沫並且歌唱：
“啊請到大海上來！”
但是我這舢板的雙翼被塗成了紫色，
風聲為我鼓響，被投入海，在他們入睡前。
我染紅了你的卷髮，但是我深愛它的石頭的藍：
而城市的眼睜著，那裡我跌倒並被拖著向南！
和金色刺柏一起，你的頭髮也在海上飄旋。

瓜葉菊

候鳥矛槍，早已飛過了那堵牆，
心之上枝葉已經發白，大海在我們之上，
深淵之山丘被正午的亮星包圍——
一種有毒的空洞綠色，就像她在死亡中睜開的眼一樣……

我們空出的手鏟著滲出的急流：
水源處一片黑暗，握著的匕首向著無人。你也唱了一首歌，而我們在霧中織著網格：
也許劊子手仍會到來，使我們的心再次狂跳；
也許塔堡仍會滾過我們，而絞架會升上屋頂，
也許鬚會掩飾我們，而她的金髮變成血紅……

心之上枝葉已經變白，大海覆蓋在我們之上。

——以上詩作譯自《罌粟與記憶》(1952)

一次歷險

An adventure

一、
一天晚上就在我快睡著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
我已經戒掉了那些長久以來奴役我的
多情的歷險。戒掉了愛情？
我的心喃喃地說。對此我回應
道，很多深刻的發現
等著我們呢，同時希望，我不會被要求
說出它們的名字。因為我說不出
他們的名字。但相信他們存在——
這肯定也算一回事吧？

二、
第二天夜晚帶來了同樣的想法，
這次和詩有關，在接下來的夜晚
各種其他的熱情與感受，以同樣的方式，
永遠被放棄掉了，而每天夜晚我的心
都抗議它的未來，像個被剝奪了
最喜愛的玩具的小孩。
但這些告別，我說道，就是事物的現狀。
每次告辭我都再一次暗示
向我們開放的廣袤疆域。憑那句短語我變成了
一位馳向夕陽的光榮騎士，而我的心
變成了我下面的駒。

三、
我正在，你會瞭解到，進入死亡的國度，

雖然這風景為何如此因循守舊
我說不出來。這裡也一樣，白天很長
而年月很短。太陽在遠山上落下。
星星閃耀，月亮有圓缺。很快
過往的面孔出現在我眼前：
我母親和父親，我的嬰兒妹妹；他們似乎沒有
說完他們要說的話，不過現在
我能聽見他們說話，因為我的心靜止不動了。

四、
在這個位置，我到達了懸崖，
但是我看到小徑沒有從另一邊下降；
反而它變平坦了，以這個高度繼續，
直到眼力所及的地方，雖然漸漸地，
承托它的山完全消失了，
這樣我便發現自己穩穩地在空中騎行——
死者在四周圍為我加油，找到他們的欣喜
被回應他們的任務摧毀了——

五、
正如我們曾經一起都是血肉之軀，
如今我們是霧氣。
正如我們以前曾經是有影子的物體，
如今我們是無形的物質，就像蒸發掉的化學物。
蕭，蕭，我的心說道，
或許是不要，不要——很難搞清楚。

六、
幻象就此結束。我在床上，朝陽
心滿意足地升起，羽絨被子
如白色堆積物，壘在我的下半身上。
你曾經和我在一起——
第二個枕頭套上有一處凹陷。
我們逃過了死亡——
或者這就是懸崖上的景象？

*蕭，蕭：馬鳴聲。

Mark Strand 詩選譯③

◎蘇拉

光的到來

即使如此之遲它還是發生了：
愛的到來，光的到來。
你醒來而蠟燭彷彿點燃了自己，
星辰聚集，夢境湧入你的枕頭，
托起一束束溫暖的空氣。
即使如此之遲周身的骨骼還是發光
而明日的灰塵閃耀成呼吸。

信 ——給 Richard Howard

人們跑過田野，
鋼筆從他們口袋掉落.
出去散步的人會把它們撿起，
這是信寫出來的一種方式。

事物是如何落入他物啊！
自我不再屬於我，而是睡在
陌生人的陰影裏。
現在給陌生人穿衣，現在帶著他遠去。

我在午時給你寫信。
某個人的生活落在我的手中。
太陽刷白了樓房。
這是我的全部所有。我把它全部給你。
你的。

雪 落

看雪覆蓋大地，覆蓋它自己
覆蓋除你以外的萬物，你看
是光下落到空氣的聲音撣去了空氣
是瞬間落進瞬間，睡眠的葬禮
冬天的絨毛，夜晚的底片

給 她

在任何地方
在你所希望的任何夜晚，
在你空蕩黑暗的房間

或是在街邊
在那些昏暗的前沿
你很少看見，很少夢見。

你不會感到慾望，
沒有警告，
沒有突然的風，沒有靜止的空氣。
她會出現，
看上去像你認識的某人：
一個浪費了她生命的朋友，

坐在棕櫚樹下的女孩。
她的手鐲會閃爍著，
變成多年前你背離的村莊的燈光。

食 詩

墨汁流出我的嘴角，
我無比快樂。
我在食詩。

圖書管理員難以置信，
她眼神悲傷
她手插裙子裏行走。

詩不復存在。
燈光昏暗。
狗正從地下室的階梯爬上來。

它們轉動眼球，
它們金色的腿像刷子燃燒。
可憐的圖書館管理員開始跺腳哭泣。

她不理解，
當我跪下來舔她的手，
她尖叫。

我是一個新的人。
我沖她咆哮吠叫。
我在書般的黑暗中歡跳。

譯詩三首

◎ *Angel. XJ*

■ Lemn Sissay

讓和平降臨

Let There Be Peace

讓和平降臨
於是蹙眉舒展。
憂愁隨信天翁飛逝。
或者像櫥櫃裡跳著狐步舞的骷髏玩偶
消失不見，因此戰地記者變身旅遊博主
喜鵲帶回所有失去的回憶
孩童、婚戒、和支離破碎的萬物

讓祥和降臨
讓風暴去大海裡狂笑釋放憤怒，
而後回到我身邊，平靜如初
如此，受傷的人們站立起來
在病塌中起舞。
讓住在灰色公寓樓裡的埃塞俄比亞老人
向窗外凝視，阿迪斯就在他面前
於是 他張開雙臂變成他夢想的窗櫺。

讓安寧降臨
讓眼淚蒸發成雲，淨化自己
墜入滿盛純淨水的水塘
讓痛苦的記憶點亮煙火
融化在童子烏黑地眼瞳
恰似銀色的飛魚轉瞬消失無跡
更像海浪抵達岸邊，淺唱輕吟
Shhhhhhhhhhhhhhh
Shhhhhhhhhhhhhhhh
Shhhhhhhhhhhhhhhh

詩譯小評：

這是一首結構嚴謹的 3 節詩。自然的隱喻貫穿、呈現於整首作品。開頭一節，以移動(frowns fly away) 線條喚起了信天翁的形象。數百萬年來，信天翁一直在海洋上空飛翔，但在地球上行走卻失去了所有的優雅。正如詩人對和平的夢想在灰色倫敦公寓中的一位埃塞俄比亞老人的形象中所描繪的那樣：根據創世記 1:3-5 上帝說，要有光；他願意，立刻就有了光。”在詩作第三節詩文中，詩人試圖讓入侵者參與討論：“這些人需要自由……”。在最後幾行中，他以和平的名義向那些受到入侵影響的人致辭：“和平降臨的唯一希望是當這片土地從嗜血的掠食者手中和平地離開時”

■ Derek Walcott

愛之後之愛

Love After Love

這一日終將到來
那時你會滿心歡喜地
在自己的門前，
自己的鏡中，歡迎你自己歸來，
彼此微笑致意，
還說：請坐，吃點啥呀

你會重新愛上這個
曾經是你的陌生人。
給他敬酒，請他飯吃。把你的心
交還給它自己，交還給這終生愛你
而你因為另一個人而
忽視 他卻一直用心記著你的陌生人

從書架上取下情書
還有那些照片、絕望的小紙條，
從鏡中揭下你自己的影子。
坐下來。享用你的一生。

■ Jacob Polley

回 家 Homecoming

我想要有張床、一份烤牛肉和一場大雨
穿上我落下的衣物
有了這些 又使我重新思考
穩妥地， 以一種文明意識，重思。

那兒有我的長褲，皮革褲帶，
燙熨過的襯衫和一排鞋子
這些我所聽過，看見，聞到的物件兒
他們都在那兒，遠甚新聞訊息。

我有了熱水，還有東西要購置
當我查看， 凹紋在我的頭部和眼睛
留下了刻痕
被盔甲呵護了這麼久才消減。

如橘色般的夜晚，我駐足室外
傾聽 城市聒噪聲
我熱衷和平，殘酷化的方程式，
卻無人問津和平的本真

如若他們探究，我將不再說起
儘管我知道這不是明知故問:
綿羊與剪毛器，牛群與畜棚
蜜蜂與黃金蜂箱……

在荒漠歲月 我會遍閱古卷
當沙風勁吹，帳幕低垂。
而當返身重回到這裡
所有那些曲折、惡意
已然不再是它們的本意，

正如那些我極力揣摩的文字，
對於它們的年鑒，飽嚐塵埃會愈加甜美
只有當被邊緣化的廢物們包圍著
我才會揮動火把翻頁再閱。

當它們在黑暗中銷聲匿跡
我會警醒著躺在滋滋聲中
直到 我的意識再次游離
直到我的拳頭
向漫無目的的夢想抽離。

家園：我曾以為憑借風暴，倚賴逆襲
據守住了這裡
我一直堅守著
那些所有為之抗爭
歸來的希望。

我的心靈家園早已安放異處
即使這陌生感令我深陷沮喪
為了那些遠離我自己的回歸
我穿起遺留在衣架上的衣裳。

■大衛．赫伯特．勞倫斯

（D. H. Lawrence）

◎岩子　譯

人之心　The Heart of Man

還有一個宇宙，乃心之宇宙
人類所知無幾，對它望而卻步

一道奇罕灰濛的距離
將我們蒼白的理智與
脈動的心之大陸隔阻

未曾有先行者抵臨過彼岸
未曾有善男信女
對內在的奧秘有所洞悉
比亞馬遜與剛果河還要幽暗的
心哦，湧瀉著滿滿的苦厄和妄慾

人心，讓我望而卻步……

◎朱良

勞倫斯的《人之心》告訴我們，宇宙之外還有一個“心之宇宙”，它包含了“人心”多重指向的所有認知，如客觀世界、人與他人、人與自身……隨即，便又談到人類面對“心之宇宙”而“望而卻步”的迷思——那是“一道奇罕灰濛的距離”，它讓我們深深地陷入“隔絕”的困境卻不能自拔……

詩中明確地告訴我們，“人類所知無幾”。而我們的先賢蘇格拉底更是徹底——我只知道我一無所知。當馬斯克一次又一次把航天器送入太空時，宇宙只會帶給人類更多的“無知”。也就是說，“已知”的範圍越大，它外圍的“無知”也便隨之擴展，哪裡還有盡頭？

人們常說，人與人之間最遠的距離不是天涯海角，而是“人心”。即使多年的老夫老妻，誰能保證不是“同床異夢”？不會“各自天涯”？一個被害者在遇襲之前的那一刻，他怎會知道對方“殺心頓起”？“人心叵測”的成語，定然來自現實的總結，“他人即地獄”，則正在於“人心的隔阻”……

老子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古希臘人則把“認識你自己”奉為“神諭”，可見“人貴有自知之明”，之所以“貴”，就在於它實難做到。

人終其一生也未必認識自己，形而上則表述為“我是誰？”的終極追問。這個問題無解，更談不到“我從哪裡來？”和“我到哪裡去？”的兩個哲學命題。當“蒼白的理智”與“脈動的心之大陸”之間有著亞馬遜的“河之長”，與剛果的“河之深”為“隔阻”，試問有誰能逾越？

由此想到，以寫“性愛”小說著稱的詩人勞倫斯，他可以在“干草堆裡”，演繹出“湧瀉著滿滿的苦厄和妄慾”的“愛情”，並以這樣一顆幽暗的心，面對那可望不可及的“彼岸”，在我看來，或許正是詩人對“心之宇宙”的絕望吧？

你以為沒有“妄慾”就可以“抵臨彼岸”了麼？呵呵！我分明看到勞倫斯笑了……

這笑，讓我毛骨悚然——人類的萬般悲涼，莫過於此了……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仝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非馬抒情詩的審美體驗

◎林明理

一、其人其詩

非馬（1936-），原名馬為義，詩人、翻譯家，著作頗多；風格清逸簡約，又不失幽默風趣，歷來受到許多詩評家的高度矚目，在國際詩壇上具有較高的地位。年逾八十五的他，最近出版一本新書《非馬漢英雙語詩選》，其中，詩人浪漫的一面卻很少有人展開評述。本文試從書中收錄的抒情詩的審美體驗和藝術手法作一種闡述性分析。

二、詩作賞析

人們大多認同《非馬漢英雙語詩選》抒情詩整體表現著一種和諧美感的基調。例如這首《晨起》體現出來詩人善於韻腳協調，靈活地呈現詩意內涵與心靈交通的關係，而避免平鋪直敘：

拉開窗簾
驚喜發現
陽光漫天燦爛
後院他手植的那棵楓樹
仍一身青綠

世界
仍好好地
站在那裡

一般來說，詩的結構，首重音律起承轉合的作用，以及真摯的情感流淌。此詩不僅體現於簡煉詩句中，音律上儘可能地追求完美以外，應是詩人在芝加哥清晨的詠景抒懷，在真情實感層面也注入撫今思昔的因素，藉以排遣愁緒，激勵向上。非馬在美國獲得博士後研究，除了在科學專業知識方面認真工作直至退休之外，還著手於翻譯歐美等詩作及創作不懈，培養成優良的學風及淡泊的文風。再如這首《冬夜》，也表達出審美風格上的獨特要求：

用火鉗／輕輕／把／覆滿灰燼的／熱情／敲醒／／暖暖的火舌／開始霹靂嘩啦／舔起／凝凍的黑暗／／便有白霧／升自眼底／如春天陽光下／牛奶的／香味

此詩多重情節交織的畫面，或許是詩人內心世界的“自我寫真”，畫面上似乎鼓蕩起冬夜嚴寒心情的轉換與期待，而其深意就落在最後一段，渴望自我價值在現實世界中能勇於面對苦難；詩的情感基調是欣喜的，夾雜著淡淡的愁情。而《心結》一詩，大概是非馬抒情詩裡描寫最為幽微也最為感人的詩作之一：

心有千千結
花花綠綠
在夢中
輕輕一扯
便蝴蝶滿天飛

我心頭的結只有一個
卻深深紮進肉裡
你嘴角一牽
就痛

詩人以純真的情懷去回憶一段年少的過往，出現愛情感悟的經典話語。於是，讀者在其浪漫的故事之外看到的，是一份保持節操不染塵濁的真摯情感，然後馳思，最後想像到回眸的一幕，就顯得溫暖而眷戀，也領略到詩人為愛憂傷與歡喜的隱逸之意。另一首詩《有一句話》，恍若渾然天成，將詩人對愛情的“凝視”與遺憾融入思考，也是一次相遇的震撼體驗的真情告白：

有一句話／想對花說／卻遲遲沒有出口／／在我窗前／她用盛開的生命／為我帶來春天／／今天早晨／感激溫潤的我／終於鼓足勇氣／對含露脈脈的她說／妳真……／／斜側裡卻閃出一把利剪／把她同我的話／一齊攔腰剪斷

從美學角度來講，此詩的經驗的真相和涵義使得愛情變得更生動而清晰。曾經有句名言：“真正的愛情，所走的道路永遠是崎嶇多阻。”* 詩人以其本身的愛情激發了他創作的靈感，也創造自己的藝術。《心》是一首令人莞爾的詩作，有詩人蘊藏於心的純真，也有詩人在風雨與心的遨翔的關係中延伸的奇趣：

接近現實的東西
不一定可靠

根據風風雨雨的報導
今天早上
外頭是一片
肅殺蕭條

但在我心的晴空上
一個久久不墜下去的
微笑
一直在那裡
燦爛燃燒

這是超脫現實之後，心靈所獲得的和諧，也蘊含了《易傳》的哲學、美學觀點“立象以盡意”的思想。雖然有人認為，理想是最接近現實的東西，但詩人或許認為，愈是受到現實的制約，力量就愈受到限制。然而超脫現實，也不一定意味著天馬行空、無根無蒂，就像此詩裡，詩人在不羈的時空中仍能因一個微笑，而追慕久遠。又如《乾旱的午後》，恰恰與非馬幽默而多情的詩風有密切關係：

風來
便有了雨的傳說
雨來
便有了風的傳說

你不來的這些
乾旱日子
我便努力為自己
製造
風風雨雨的
傳說

此詩表現詩人在寂寞的風雨之中仍時時堅守努力以赴的體悟。事實上，非馬對於詩的語言和形象極為重視，他的詩鮮少直觀山水形象與抽象，而是更崇尚簡練渾融的語言，鋪陳成詩。這本新書收集了從年輕到晚年的非馬一生中精選的詩及親自翻譯，而構成一部完整的雙語詩集。以上為觀察其抒情詩提供一個微觀視角，以表達出詩人走過歲月的努力與艱辛、情感與思想的互動。

三、結語

總體上來講，由非馬對各城市及景觀的書寫的考察可知，毋庸置疑，他心目中思念的故鄉，總是帶有太多的情感成份的；特別是抒情詩，對年輕時代求學階段的情感想像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又隱約讓讀者覺得他的關注重心在於愛情的純粹和昇華。我認為，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多多少少都會得到一個難忘的回憶。塵世中，有多少聚散離合？又有多少感動的時刻？夜讀非馬的抒情詩，也獲致情感上的感動和精神上的放鬆，實值得進一步探究。

* 摘自李道海編譯，《莎士比亞的智慧》，台北，成陽出版，2001 年初版，頁 257。

2021.11.06 寫於臺東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有主題變奏

“磨鐵讀詩會”詩人的演講——觀念與寫作

◎伊沙

這個題目出得好，出得很專業，出得很內行。

在我看來，詩就是各種觀念的集中營、馬蜂窩。

譬如說詩人，我會首先說：他（她）先不先鋒、前不前衛、現不現代；論小說家，我更在意的是：他（她）手藝如何，真功夫硬不硬。

艾略特說過：“不存在任何方法，除非你才華橫溢。”

他所謂“方法”不包含觀念吧？不應該包含。不過，一個天才在其天才時光裡都喜歡說大話。

想想最初，我在小學四年級剛接觸新詩時，是在上海的舅舅每月寄我一本的《上海文學》上，第一首叫我有感的新詩是歸來的艾青的一首新作，叫《天涯海角》，我覺得它與小說、散文最大的不同在於它的精，但又不是艷詞麗句，而是話裡有話，意在言外，叫人心有所動。

與所有中國孩子一樣，我肯定是先接觸古詩後接觸新詩，在對《天涯海角》有感之前我已經讀過《憫農》，讀過《靜夜思》，甚至讀過《兵車行》，但是無感，我第一首讀來有感的古詩是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在這個深秋的午後，請大家隨我一起重溫當年那麼美好的感受：“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渭城就是現在的咸陽，離西安很近，我們這些長安的孩子讀起來特有親切感。這時候已到了初中一年級，已是在我讀過艾青《天涯海角》之後，謝天謝地！我沒有以古廢今，或用高級蓋住低級，我覺得它們是一樣的東西，叫人心中為之一動的東西，而且都不是艷詞麗句。那時候，我有一個專抄艷詞麗句的小本，準備作文時朝裡面塞，這兩首新舊體詩並沒有被摘抄進去。

謝天謝地！打一開始，我對詩的觀念就不是”艷詞麗句”——那是多少孩子、多少詩人終生掉入的巨大陷阱。

那什麼是“寫詩”和”詩人”呢？

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小學生人皆訂閱的《中國少年報》發起了一項徵詩活動——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世界兒童詩比賽中國參區的比賽，我一于姓同學——廠長之子、本校學霸，自信滿滿，意氣風發，想要參加，跑來拉我，把我嚇壞了，在我看來，寫詩那得是多難的事啊！便打了退堂鼓。後來，我們在《中國少年報》上讀到了中國賽區前六名優勝者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田曉菲，再後來，其中的劉倩倩一舉摘得了世界兒童詩比賽的金質獎章，上了中央電視台。這時候，“詩人”在我的觀念中等於“神童”。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大概是在初一時寫了第一首詩，並且贈給了這位于同學，我應該贈給他——拉我寫詩的是他、讓我知道莎士比亞的是他，讓我第一次讀到油印雜誌《今天》的也是他，六年以後，他考上了北大，多年以後，一直暗戀他的一位中學女同學在微信同學群出示了我當年那首詩，成為我最早寫詩的證據。一定是當年他轉給了她。

初中時代，我在報紙和青年雜誌上讀到：有兩種人易犯男女關係錯誤——青年導演和青年詩人，令我心嚮往之蠢蠢欲動。到了高中，我讀到了朦朧詩，自己也開始發表詩，“詩人”的觀念在我心中似有發展：我居西安，周圍的“作家”往往都是鄉土作家，是從三秦大地的村莊殺進西安城裡來的，“詩人”卻不同，他們是洋氣的，是城裡人，是穿米黃色風衣的時尚青年。到了大學，我在文學講座和文學社交流活動中見到的詩人也佐證了我的想像和印象。而圍繞詩的各種觀念的衝擊來得更加集中密集，比方說我發現有些人只是為了發表而寫詩，發表又是為了畢業時留校或留京，後來他們的寫詩生涯也正是到目的達成便戛然而止。與他們相比，早就有發表史的我只是一心急於寫好，真正地寫好，於是煩惱、徬徨、痛苦便來了：到了大二，我再也不想寫得像校園詩人了，模仿朦朧詩又把我模仿糊塗了，寫出來也不知其好歹，一氣之下我就擱筆不寫了，有那麼一年時間，日後當我下筆如有神時，能寫多就不寫少時，有人嘚吧嘚吧說三道四，我理都不會理你，因為我經歷過無詩可寫的一年，那是最痛苦最無助的一段時光。詩是有靈的，不是想寫就能寫出來的。

與其說是我找到了“口語”，不如說是我在頓悟之後回到了自己的語言——我日常用於說話的語言。

八十年代中後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理論界的“後現代熱”對我詩創作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我那一階段的作品甚至被評論界指認為是這個熱潮在詩界的投影，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年還相互爭霸的兩三個“後主”，如今或成平庸不堪的教授，或成極其反動的棍子，由此可見，時髦洋理論的搬運工也只是搬運工，而創作必須是創造性的，業界印象更深的是我的作品在這一階段的橫空出世耳目一新，而對我自己來說，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我最重要的影響是它對以往所有主義的懷疑、反思、顛覆、再造、重寫，這些觀念對我有深遠的影響，再後來，我開始提出、思考並探索“後現代之後”這個命題。再後來，我也開始為業界輸出觀念：“身體寫作”、“後口語詩”、“有話要說”、“詩的及物性”、“詩是活出來的”、“事實的詩意”、“先鋒即先寫”……

大學時代，我由於厭倦而棄寫的那一年讓我刻骨銘心，在我看來與自己無關與生命無關的寫作，實無堅持的必要，寫作必須與寫作主體的人生經驗發生關聯。好在後來的我一直比較自私，一直比較注重寫作的自主性自足性，怎麼舒服怎麼來，寫作的淫樂是極樂，我是一個快樂的寫作者。於是沉重的命題又來了，詩與人到底什麼關係？是愛好嗎？肯定是，但這似乎只是一開始。是職業嗎？肯定不是，詩無法養活人。是事業嗎？應該是，不過這真是一項事業感頗低的事業。是信仰嗎？有神論者不答應，詩怎麼能成信仰呢？好吧，信仰一詞本來就是從宗教信仰中脫胎出來的，解釋權在有神論者手中，我也不想讓詩屈尊下駕為這樣的信仰。

哦，對了，也不能光揀好聽的詞兒說，詩，還可能是燒腦，是詞窮，是焦慮

，是惹事，是生非，是致禍，是招災，是入魔，是自殺，是死亡，是一語成讖，是遺臭萬年……

真是無法定義，那就不下定義。

但是換個角度想一想，便茅塞頓開，試想：如果將詩從我目前的生活中、從我的生命中連根拔掉，鏟除乾淨，那不是等於要了我的命嗎？所以，對我來說，詩就是命。假如人能轉世，還有另外一生可活，一開始就不遇到詩，或許可活，但是這輩子已經不可以了。

大疫之年，我的多事之秋，上個月，送走了老父親。老實說，我曾預想過父親的死亡，設想過父親的遺囑。眾所週知，我在大學裡教書，2001 年晉升為副教授，在那之後，大約十年的時間，父親時不時便要叮囑我：早點拿下正教授！所以，在那十年間，當父親遇到心梗初發等要命的時刻，我真怕他臨死前拉著我的手，最後一句話是：一定要評上正教授！那我還得捨棄三五年寶貴的寫作時間，去幹一些極其無聊的事情，來完成死者的遺願。但是近十年，他從逐漸減少到終於不說了，最終，他走得很快，沒有遺囑，也沒有事先在紙上留下任何遺言。我在想，究竟是什麼讓他越來越不替我惦記這個“正教授”了？近十年，正是我做《新世紀詩典》的十年，近六年，正是手機智能化的六年，近四年，正是父親成為我微信朋友圈中的一位朋友的四年，我想一定是父親看我整日忙於詩，並未浪費生命，並未躺平，而我的詩人身份似乎還是比一般正教授風光一點，於是便由他去吧，終於再也不提。哦，詩原來還有這個作用，讓親人走得心安，讓我自己活得理得。誰說它無用？它是無用之用！

也許，詩只是我們生命中的一項奢侈、昂貴、純粹的精神遊戲，玩上了就有癮，想戒也戒不掉，那就玩下去吧，玩到死！

聽說詩人很少得老年痴呆症，又聽說到老了得換項目才不得老年痴呆症，那就保留詩，把其它項目都換了。

總之，有詩相伴的人生，已經足夠幸福，再往後只是力求完美。

感謝各位的聆聽！

2021.10 長安少陵原

詩人檔案

保羅・策蘭

◎劉耀中

策蘭 1920 年 11 月 23 日出生於羅馬尼亞的切爾諾蒂（Czernovitz），在今烏克蘭西南的切爾諾夫策（Chernivtsi），家族多為東歐的猶太裔移民。雖然他從來未在德國住過，但他的文化是舊奧匈帝國傳統的國際性的猶太風俗（International Jewry），仍享有德語的優勢，使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甚至歐洲和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發出了最有力和最有革新精神的呼聲。

年青的策蘭在 1938 年德國吞併奧地利時前往法國中西部城市都爾習醫，但只讀了六個月，便急速地趕回切爾諾蒂。大學轉習拉丁語和文學。1941 年，切爾諾蒂被併入蘇維埃。在二戰中羅馬尼亞處於德軍和納粹黨控制之下，策蘭全家除自己外全被殺害。希特拉把所有猶太人驅逐往窮人區，策蘭本人則被送往強制勞動集中營。但不久便逃離了，並在 1943 年再返切城攻讀法國文學。

戰後 1945 至 1947 年間，策蘭定居在羅馬尼亞的首都布加勒斯（Bucharest）當翻譯員和審稿人。其後遷往維也納，在那裡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骨灰缸裡倒出來的泥沙》（Der Sand aus den Urnen, 1948）。但因印刷不良，錯字太多，馬上被召回。修改後於 1952 年才於德國再版。該書一開始就顯示出特色和對現實中種種恐怖及傷害、變幻不定的感受，運用比喻、詩藝嫻熟。策蘭的影響來自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特拉克爾、布巴、維特根斯坦和班雅明……很明顯地受了猶太人的諾斯替邪教的左右。策蘭的人生觀可從他的詩作中看出：

生命圈

似睡未睡的太陽像你晨間之髮一樣的青
因為它們生長之速就像鳥墳堆上的蒿草
它們為我們在慾望之船夢中嬉戲所吸引
因為七首們正在時間的斷崖上等著它們

冠

我們站在窗前擁抱，他們在街頭往上看
這是他們知道的時候
這是石頭慣於成長開花的時候
不安自此定下心來
這是時候的時候

詞語之夜

最後的一枚月亮馳援你
它升起一條長長的銀色骨骼
赤裸著有如你的來時路
在你背包的前方躍動
雖然那一點都救不了你
那條你喚醒的溪流
正近得不能再近向你吐泡沫
那一枚曾被你咬住的果子
多年前即已向前方漂流

（以上詩作皆向明譯）

1948 年，策蘭定居巴黎，在師範學院任語言講師。此外還把莎翁戲劇和法國、意大利以及俄國詩譯成德文。他並與一個法國女印刷藝術家結了婚，育有一男孩。他的第一本詩集《罌粟和回憶》（Mohn und Gedachtnus, 1952）使他在德國成名。接著又出版十本詩集，其中包括《光的力量》（Lichtzwang, 1970）。他於 1970 年 5 月 1 日跳入塞納河自盡。

策蘭是戰後德國左派成員“Gruppe 47”之一，當中包括伯爾（Böll）、格拉斯（Grass）、博爾盧斯基（Bobrowski）、梅耶（ Mayer）和里托（ Richter）等作家。策蘭是個對奧匈帝國懷舊的一個悲劇詩人，認為自己是一隻垂死的動物。他的思想和使用文字常常悲喜交集，所以有人形容他是一個“最深的詩人”與馬拉梅排在一起。他非常喜愛俄國文學，接受了女詩人維塔耶娃說的“所有詩人都是猶太人”。這也暗示他們是流浪漢、文明評論者、虛構神話或真實、密閉和神秘家。策蘭是個受傷者，作品充滿著夢、死亡的懼怕及難以說出的困難，堆滿著榮格所說的原始象徵，認為死亡是沉默，語言也說不妥當，因此，他獲得了瑞士的畢希納劇作獎金。

編輯筆記

由於一貫“為詩正名”故，本刊的微信群經常談到“詩”“歌”“詩歌”，不時閃現些火花，近有詩人劉正偉的怪論頗值得分享，照錄如下：“……陳銘華兄多年來秉持‘詩’純詩的立場，絕口不談‘詩歌’，多是現代主義純詩與中國傳統凝煉精純的詩觀。內地詩人多言‘詩歌’，有《詩經》以降民間詩藉由歌傳誦傳唱等寫實主義的傳統……。世間文學不外是追求純粹的為詩而詩、為藝術而藝術的現代主義立場；以及追求為人生而藝術的現實主義立場。筆者認為兩者都可以存續，例如寫詩或詩論，宜用純詩的心態；辦詩歌節、朗誦會，則詩歌之無妨。詩歌節的詩歌前‘詩’是主詞，後‘歌’是修飾副詞，辦活動有詩有歌，也並無不可。”

妙哉，將反對以“詩歌”代“詩”的“為詩正名”提升至兩條道路或多種詩觀並存的高度。但事實上，不管寫實主義或現代主義，詩就是詩！雖然既有詩也有歌（或其他節目）名副其實的詩歌節也言之有理！不過，大多數詩人怕只是從未加深思，人云亦云；而編者反對的也只是以“詩歌”代“詩”的“用辭不當”如此簡單而已！

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國內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 nworldedit@hotmail. com 索取。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售　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售　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　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售　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　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　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　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售　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售　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　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售　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　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5	一個人在雨中（簡體）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0.00
46	一個人在雨中（繁體）	小說	逸　韻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詩訊

“九葉派”最後一葉，詩人鄭敏因病於 2022 年 1 月 3 日 7 時在北京逝世，享年 102 歲。

已故台灣女演員暨主持人羅霈穎（原名羅璧玲）和其兄長詩人、畫家羅青藏書畫及精品公益拍賣會《閃亮的回憶》，由帝圖藝術於今年 1 月 26 日在台北 W 飯店 11 樓策略會議室舉辦主辦，生前珍貴的精品、藝術品及收藏之羅青創作、收藏書畫亦將同步上拍。拍賣所得將用於捐助公益。

詩人非馬新書《天天天藍》最近由華盛頓作家出版社出版，有紙本平裝、精裝及電子書等三種。另外還有繁體中文版。請點擊以下網址訂購： https://www.amazon.com/dp/B09N7D65G8。

第十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頒贈獎典禮於 2021 年 12 月 18 日在台北佛光山舉辦，禪詩首獎由吳國華獲得貢獻獎得主為居美當代華文文學大師王鼎鈞。

第 21 屆（清遠）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去年 11 月 13 日在雲上舉行，授予詩評家呂進“中國當代詩魂金獎”。

拾壹月論壇主辦的“21 世紀中國新詩的出路與未來”將於 2022 年 11 月 4-6 日在鄭州舉行。現已開始徵稿。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持續・出版三十二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